宗忠簡公集

附辨譌考異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忠簡公集

附辨譌考異

宗澤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重刊宗忠簡公集序

婺州爲人才之藪或以文學著或以道學傳靈淑所鍾後先輝映而其間功名氣節赫然爲吾郡千秋光者尤以宗忠簡公爲第一公豪爽有大志會朝廷遣使結女眞夾攻契丹喟然曰天下自是多事矣爰從康王起兵威聲大著金人憚之呼曰爺爺嗣康王卽位於南京公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先後二十餘奏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未得竟其設施遂以積憤發疽三呼渡河而卒公一生事業備載史書千百年來猶凜凜有生氣豈僅以文章顯哉是集也公子孫之在義烏者實梓行之咸豐年間粵賊竄浙版被燬蕩然無存同治乙丑余游皖吳竹莊方伯以新梓宗岳全集見贈鐫刻甚工己巳春余彙刻金華文萃因舉忠簡公集七卷悉心校閱付之手民卽以吳刻爲藍本而採取諸家之說另纂辨譌考異一卷以證異同嗟乎士大夫坐論匡居未有不侈談經濟者乃處則純盜虛聲出則驟膺變故茫然喪其所守是雖著作等身亦不過欺人語耳故必於君父之大節無虧然後可垂於不朽也讀斯集者以此意求之則忠孝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矣同治八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宋宗忠簡公集目錄

卷一劄子　狀　咨目　疏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條畫四事劄子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信王咨目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條畫五事疏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乞都長安疏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乞回鑾前後計一十八疏合卷二還闕二表乞回鑾四表所謂二十四疏也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卷二表

賀康王卽位表

聞車駕還闕賀表二

乞回鑾表四

遺表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謝降詔奬諭表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謝出榜諭都人表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宣諭幷賜茶藥表

卷三記　銘

賢樂堂記
義烏滿心寺鐘樓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宗汝賢墓志銘
葉處士墓志銘
陳公墓志銘
陳評事墓志銘
卷四書
求教書
上鄭龍圖書
上王提刑書
上李丞相書
與總管趙野約入援書
與宣撫范訥約入援書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書
卷五賦　詩五古　五律　五絕　六言　七古　七絕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古楠賦有序
東上辭松楸
感時
謁華嶽
雨晴度關二首
過潼關
題驄馬瘦
題盤豆鋪南李翁園
題趙園
道逢散卒述懷
曉渡
華陰道中

至洛
華下
馬上口占
蚤發
卷六雜文
寧國長老語錄序
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題珣師休牧軒頌
告金天廟文
請寧國再開堂疏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爲華州延請畫老疏
千手眼大悲偈
覽鏡偈

盧行者偈
佛說偈
卷七
遺事

忠簡公集卷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某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仇方橫肆遨迎二聖與諸[illegible]
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
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仇方將自剿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
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無夤緣可回仇方愈熾亦無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
不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
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然歷世莫能知能行者繇剛正諫
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
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嶪如此某願大
元帥大王左右嘗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牆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
可回仇方雖熾可剿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條畫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橫肆。兇暴侵犯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幾。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皐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燮理。鎮撫表正。但仰成於朝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

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纊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卽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澄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稷。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炤。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祗思。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既拙直。勢甚孤危。

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奉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衞、濬等處。見有敵人占據。今又分留敵馬於洺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卽彼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居。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卽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爲久遠利。若敵勢厚重。不可施行。卽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豈易囊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繇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爲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爲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朽。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隆謙。未蒙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必信賞必罰。然後小大服。深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聖播遷。羣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無疆慶養之恩。而仇方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疎早悟。遂致稔姦。雲甲霜戈。共力追於朔野。天旌龍馭。期早復於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況寄託已彰於天意。尙稽獨斷。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

變亂窺竊之風。輦囘洪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臨蒞。赫乎羣目之瞻。惟式克欽承。亶乃萬方之聽。某等無任祈求懇切俟命之至。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敵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某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乞密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綏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爲嚴守計。五可斷北來餉道。敵雖稔姦。當自破滅。卻令某統領見所管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去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齎大元帥榜文。敍哀痛懇切。未忍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俟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敵姦便。某下情不勝瞻慕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呈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國家多艱。金人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某到慶源。遽謀逃竄。得敵中忠義數人爲力。遂脫羈網。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敷奏聖上。竊恐姦臣賊子。障蔽難達。某素知公梗概。敢爲竭節報國。遂再具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爲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建炎元年六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仇方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仇方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仇方之能也皆緜無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敵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仇方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敵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仇方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鄴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卽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剿絕以正彝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卽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書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仇方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

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仇方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憤冤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卻令遷置別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仇方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訏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惶惑聖聽。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誤膺簡記。但思濫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兪允。臣非木石。豈不知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稟。切慮事干國體。臣雖萬死。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孤忠。毋以近言。惶惑聖聽。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納襖樓衫兵幕之類。皆椿管準備。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椿管。不容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募人於四城劄寨。爲守禦之備。今承問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憑信矣。二可疑也。臣爲見尋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騎侵犯。即奔走潰散。不復支吾。臣今

合京畿十六縣。內有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管四里有畸。各令開河。闊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劄寨。敵有侵犯。併力禦之。已蒙聖慈矜允。行之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以三七分爲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縣居民。例遭殘破。平時保甲。十亡五六。若止用此。其實無幾。況重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去。又烏可以助軍錢阨之。使速去耶。此三可疑也。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已粗辦。尚多鹵莽。未能如舊。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樞密院。指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械。見僱工役。不令支錢。今修城雜場。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無所爲。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貧富。靡不懷鄉土。顧妻孥。戀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卽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想陛下。貔貅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無偏聽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輿論。斷自淵衷。以決行幸。臣竊見僕射黃潛善。樞密汪伯彥、張慤。皆無遠識見。無公議論。偏頗回遹。惟富貴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說。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睿旨。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臣昨奏乞修寶籙宮。爲淵聖皇帝他日澄止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勢翬飛。孔安如舊。將

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洒埽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蒞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宮。改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弟於兄也。推而行之。薄海內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年。金人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卽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時金人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奮染未悛。包藏不測。固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長利也。今仇方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旣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淸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擣得金人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人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旣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建炎二年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衆。

僞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鹵。忿怨不已。止緣勢弱。末繇報冤。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以措置彫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遽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知開封府。通前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行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懇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開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徯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

再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

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功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貿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倡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仇方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四次請。

乞回鑾疏

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無疆。膺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仇方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

應天順人。纘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抃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卽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遽相鼓扇。聞諸州縣。閒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繇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姦謀。預圖遷幸。使狡獪簧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罔循跼蹐。有闕文以歸畎畝。以操耒耜。鑄劍戟爲農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勅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尙何彝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狥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奏請。係第五次奏疏。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蹙。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尙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咸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

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成血誠。言不盡意。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六次奏請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皐夔稷契。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眞。亦謂神僊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眞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敵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爲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爲是乎。被罪者爲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業。如是者。盡繇姦邪憸人。鼓倡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爲可行。阿諛諂佞。動爲身謀。翕翕訾訾。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類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怙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

心。剿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唯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幷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bì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埽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走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卽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卽勸幸成都。

惟寇準毅然闢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帝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以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喋血北廷。非特生縛其帥。直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心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八次奏請。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橋。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解。增築開濬。起造輯理。皆就緒。浸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鎗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又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把截探伺。次第仇方畏鞏。已不敢輕動冒犯。自速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悅。敉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此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矣。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

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舍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爲朝覲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卽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戀戀。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下斷自淵衷。無惑辟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一次奏請。

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迺者親降詔書。卽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外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尙未聞千乘萬騎。涓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炤。洞見安危之幾。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爲。此天亡

敵寇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問。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埽盡邊塵。蒼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二次奏請。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蹶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係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爲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憚。四彝凶殘。必滅心燋謀。以就殄滅。尙何惡之能爲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搔擾。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

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不可憂思爲計。而信憑邪佞自爲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仇方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卽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齔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眞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祚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鬨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遑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祗授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敵人圍閉

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幇助。飢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塡滿溝壑。強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橫。仇方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北敵。雖爲髡頭編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黥其面。爲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審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咈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

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仇方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仇方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六次奏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北渠過河。捍蔽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

乞出給牓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埽蕩仇方。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人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北寇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敵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儉小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人之猖獗。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復之。臣今遣僚吏呼延次外。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七次奏請。

臣得范瓊書。敍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眞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眞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彝。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模孑孑爲偏霸之事乎。茲豈儉人之欲虛張敵勢。

以爲可防不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忻忻悅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浸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外裔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尙緩還期。見中外播聞。愈自懾怯。則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奪羣黎百姓。齎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次奏請。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閒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卽日命恂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剿絕敵寇。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遹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續其凝。萬國咸寧矣。尙何盜賊戎敵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一次奏請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敵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爲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閑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支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北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謂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洒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爲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怠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詣維揚奏請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二次奏請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愼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士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仇

方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埽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資椿器械以爲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敵也掊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淩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孱懦爲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慍體天地之大德覆護曙日月之大明炤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齏粉萬狀矣尙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
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埽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徯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構好之舊令出兵攻仇方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圍使三陲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繇滑濬一道出懷衞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仇方勢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仇方之首食仇方之肉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筯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熯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

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卽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卽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四次奏請。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彘狄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歗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衞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洺趙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與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駭聞。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詞聲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眷佑。爲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陜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日征日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蹤跡。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卽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陜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既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褫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陜之蒲解。皆無路爲忠爲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忠簡公集卷二

賀康王卽位表

二聖蒙塵。乾坤改色。萬邦徯后。天日宜臨。亟回謙避之誠。丕慰顒昂之望。人神胥慶。彝夏聳傳。臣中賀縞以大宋之應天順人。太祖之創業垂統。凡奕世盈成之嗣。皆挺生睿智之姿。其所以繼繼繩繩。莫匪乎兢兢業業。浸久太平之習。稍忘禦侮之圖。願大臣熟此燕安。致點鹵抵滋猖獗。信和盟之妄議。墮邀劫之姦謀。人咸哀痛而籲天。士欲奮張而盡敵。然萬方之是賴。須一人之作猷。果下恤於蒸黎。允上符於穹昊。恭惟皇帝陛下。稟虞舜之大孝。體周文之小心。既不得已而有臨。宜大有爲而無倦。如陽方復。萬物自春。似日初升。九幽洞炤。嘉靖中興之事業。戡除外侮之兇殘。俾孚於休。以永至治。臣茶然朽質。偶此熙辰。屬總師徒。進臻河朔。慶雲龍之會。阻陪鳴玉之班。依日月之光。第切傾葵之望。臣無任云云。

聞車駕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九次奏請

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翳霾而忽瞻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中謝。竊以列聖格言。先正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自然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韜神武之機。獨斡乾剛

之斷。整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鮮。預想慶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昊穹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彝蒙風驅電埽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忭舞。寰區竭蹶以欽承。臣無任云云。

聞車駕議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次奏請。

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蘇後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蔥蔥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觀丕應。聿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眞主曩緣辰告。暫聽時巡。知人久戀於睿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斡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顧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爲人音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攜於壺漿。父老願平治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寨之心。鎭遠徼彝人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舊染以維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三次奏請。

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勅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箴規政闕。矧荷聖神之知睿。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奧窔。非務蒙塵。京師爲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機。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四方之羣聽。則

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浸微。實乃商鑒之可擬。越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曩值澶淵之寇。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鏃。膽落四彝。豈圖姦蠹之擅朝。繼被仇方之猾夏。二聖既以北狩。中都幾至內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後眞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悔禍。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纘璇圖。增光火德。親屈鑾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殄滅蘗蘇。然行在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逆徒尙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爲兩河之盛彊。前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賊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尙闕膚公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倘敵人乘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匱留司。茲緣密託於雲天。偶遂敉寧於畿甸。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尙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彝夏謐寧。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睿斷。用杜危機。瀝悃扣閽。罔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報。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表疏係第十三次奏請．

臣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世延等齎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薦瀆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容眷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慕．愈增倦后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皡皡．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斡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蔥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所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歷艱難之事．盡曙勤儉之風．謂京師爲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奉於詔音．衆但知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萬幾．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叢彝之窟．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表疏係第十八次奏請．

臣言．屢奏囊封．疊干宸扆．聖主未頒於明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攄悃愊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休．中謝．竊以京師是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疎．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繇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靡憐．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贖增與子．欲棄中原．百爲祇肆於誕謾．一事罔繇於誠實．迹狀如此．

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人自勉勉以來王。天亦穰穰而降福。恩霈端門之赦。歡收寰宇之心。俗既遠非以歸農。敵亦望風而遁跡。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繇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九次奏請。

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主早形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繼繼繩繩。諸福所以穰穰簡簡。實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纘承寶緒。紹述丕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臆說。與憑仇方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來勤王者使去。義夫之黥救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顒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澡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跡。通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炤臨。應祖宗之保祐。一人有慶。庶績其凝。臣無任云云。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猥以

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蹩羈窮之際付以寇敵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跡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仇方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北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罷勉惟多回視頹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顧私陰陽之寇洊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屬臣之子記臣之名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顚昂法座無繇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扆臣無任云云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　建炎元年八月知開封府日

懷柔遠人親灑宸翰既哀矜於外使復肆宥於愚臣仰承曠蕩之湛恩但增感涕恭俟焚煌之法駕早賜回鑾中謝伏念臣垂釣渭濱耦耕莘野居厲舉毛之志誓端造膝之誠斷斷無他皇皇有素偶承宣於溘水辱顧盼於潛龍依日角之炤臨見天顏之咫尺恪攄情悃瀝竭論思願戡外侮之艱難力助中興之事業曩聞敵使祇齎僞楚之書因憤戎心失奉本朝之意是藉口以覘虛實欲合衆以苟侵陵實不憤於誕

讒。遂乞收於囹圄。庶全國體。以燦姦謀。豈敢涉於自專。乃上貽於北顧。恐懼承旨。倉惶改圖。文列雲漢之昭回。精神滉瀁。筆現奎躔之赫奕。耳目疏通。旋收錯愕之魂。仰認撫綏之意。更聽警蹕。永保生成。臣云云。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建炎元年八月。

猥叨眷奬。併冒寵光。分內府之衣而副之兼金。出上廐之馬而飾以華轡。曳婁知感。負乘增羞。伏念臣濫中儒科。汎駕仕路。偶緣遭遇。洊被使令。縈帶爲城。本無善策。下車搏虎。徒有壯心。雖殫犬馬之勞。曾乏絲毫之效。敢圖異數。誤逮孤忠。不稱身章。尤慙蕃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之健。躬攬萬幾。合日之明。光被九有。察臣腹心忠義。曲賜顧憐。知臣蹤跡羈單。每加覆露。故令衰朽。亦玷恩榮。臣謹當克勵駑庸。勉效綿薄。雖逼桑榆之景。敢渝金石之心。知無不爲。深戒容身之計。老當益壯。永懷報主之忠。臣無任云云。

謝降詔奬諭表 建炎元年八月。

守麟符之兩月。方懼罔功。下漢札於九天。遽叨睿奬。恩言曲逮。俯已增榮。中謝。竊惟京邑衆大之居。實爲諸夏本根之地。封畿廣遠。民物浩穰。豪彊萃聚而彈壓當先。姦伏紛拏而發摘匪易。比在熙平之盛。尚稱綏撫之難。況當兵火被毒之餘。繼以府治曠官之後。閭閻彫弊。綱紀隳頹。凶殘罔畏於明刑。掠奪公行於白晝。仰勤憂顧。誤被柬求。而臣學昧知方。器非任重。徒抱孤忠而許國。妄期薄效以報君。初抵都畿。首蠲宿蠹。鉏耰姦暴。剪蕩寇攘。良民獲奠枕之安。昏夜罕鳴枹之警。悉奉行於條詔。偶坐格於謐寧。陛下憐臣帥府參籌。叨鹿弊履之舊。念臣神州領尹。粗宣犬馬之勞。特陞祕殿之隆名。仍畀留司之重寄。深虞尸素。

仰玷倚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柔如神之智。以臨炤百官。體逮下之仁。以駕馭羣俊。彰德非專於爵賞。念功思奉於綸言。冀風勸於臣鄰。俾日新於事業。致茲庸陋。獲預寵褒。臣敢不祇服訓詞。恪司管鑰。金城雉堞。嚴守禦以增崇。甸服田疇。咸勞來而安輯。經費務先於實粟。練兵敢怠於防秋。預畫事宜。悉符告戒。刻宸章於琬琰。式昭天府之榮觀。傳寶訓於雲來。永侈老臣之知遇。更殫九殞。少補萬分。臣無任云云。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建炎元年十月。

星使自天。玉音在耳。恭被聖神之賜。頓增畿甸之光。臣罔衰微。倏望天顏於咫尺。人咸慶抃。願隨獸舞以駿奔。感戴而思。涕淚以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恭儉憂勤。稟天縱之多能。亶日新之盛德。睿淵衷之孝悌。思沙漠之父兄。天鑒昭回。必助恭行之罰。人心激勵。盡懷敵愾之誠。因矜浩穰之都。遂遣皇華之命。里閭見九天之軺從。競夾道以焚香。父老聞萬歲之歡呼。但吞聲而飲泣。伏望陛下。誕宣溫詔。早勅回鑾。庶寬大旱之望雲。式慰調饑之念食。卑誠懇切。輿論傾依。臣無任云云。

謝收捕開封府稱御前牧買珠玉仍出榜告諭都人表　建炎元年十月。

基王化而宅域中。端臨萬國。躬儉寶以先天下。懋迪羣黎。宸翰誕頒。民風丕變。朝野識德意之所嚮。邦家知泰階之可期。伏讀訓辭。第增感涕。中謝。恭以治自近始。化繇躬行。儀倡肇鼏辰之嚴。視聽徹要荒之表。好惡所示。治忽可稽。弗剪茅茨。堯俗於變。躬履革舄。漢治勃興。深惟治化之端。實以樸儉爲本。恭惟皇帝陛下。秉德紹統。建極御圖。誠意正心以齊家國。復樸敦本以律士民。念國步之猶艱。慨民俗之浸靡。克勤

克儉去泰去奢屏服用玩好之奇聚左右圖書之富申嚴厲禁豈特卻璀璨之珍昭示儉純蓋將揚絲綸之化農知重穀而力穡士知守義以遵繩革蜉蝣之僭奢成行葦之忠厚一人表正四海風傾臣猥以菲才誤膺繁使惟知樸直以報國不敢偷薄以示民仰聖訓之丁寧激孤忠而抃躍臣敢不播揚純儉之化恪遵禁令之嚴一道德以同風冀追太古修政事而攘敵行見丕平臣無任云云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建炎二年二月

祕殿參華文階序進繇被湛恩之厚摩容灋懇之辭荷寵若驚撫躬增愧中謝竊以眞皇御宇之際景德紀年之時將優待於近臣乃肇修於新職學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爲盛事之傳舉茲以旃名稱至重若樞廷之均逸始獲新除非丞轄之辭榮未嘗輕授豈意衰遲之跡亦叨超躐之恩伏念臣天賦樸忠人推愚直方帥幕宣威之日嘗贊運籌暨帝暉繼炤之辰誤蒙序爵與言遭遇良劇兢淩俄分青社之符旋拜夷門之命就司留鑰俾衛上都初無槃木之先容實出冕旒之獨斷忠懷子翼不忘河內之孤功謝鄧侯豫謹關中之守深慚么麼曷副使令敢圖繼被於寵章濫賜比蹤於前哲顧惟宿姦之讒箭無以中傷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潛害爰念保全之德每懷補報之恩敢望崇資洊加朽質循牆欲避渙汗難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性仁湯文義洽慶賞刑威之馭衆尤先崇德而報功聰明睿智以臨人固不泄邇而忘遠宜收簪履用慰桑榆光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之過臣謹當堅持晚節愈激懦夷讀回鑾之詔書但形鼓舞感懋官之德意誓竭靡捐臣無任云云

謝賜對衣鞍馬表（建炎二年二月）

服思不稱。始貴身章。馬志無疆。方爲駿骨。況帶被兼金之飾。而鞍如華較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慚惕。中謝。竊念臣蓑衣冷族。鴈鴈下材。本操耒耜以耕雩。偶備驅馳而獵道。恭承褒字。已驚在笥之羞。景仰天飛。尤激戀軒之望。既免回旋而見肘。敢忘夙夜以加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邦衣被。乾剛運動。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迪知九德之行。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曳婁懷慚。負乘知愧。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能。願竭周旋之力。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撫諭幷賜茶藥表（建炎二年三月）

皇華容使。温潤訓詞。仰膺覆燾之恩。曲示眷憐之意。孤忠鯁槩。誓戡外侮之殘。直道對揚。庶贊中興之盛。此誠激厲。但涕交零。中謝。竊以太祖太宗。基命定命。其肇造本根之際。必參稽年世之占。卜既協於休祥。事乃臻於泰定。所以繼繼繩繩之治。無非巍巍蕩蕩之資。累聖緝熙。億年駿惠。逮陛下入承於丕緒。偶大臣密奏於偏言。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神明天地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是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是陛下之京師。想儉佞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變爲翳荻。臣茶然衰憊。強爾支持。曾無毫髮之功。徒竊乾坤之造。金符剛正同（有闕文）密緘蜀市之珍。寵錫建溪之異。仰叨殊眷。願畢餘生。但知力竭以報一人。豈顧狂迷而忤三事。伏望陛下。奮乾剛之獨斷。敷離炤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駕。俾四海謳謌而來享。使萬民竭歷以嚮方。用承滋

至之休。永貽無疆之賴。臣無任云云。

忠簡公集卷三

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廨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閒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額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屢月吏有暇矣因一訪焉爲之躊躇四顧怡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嘗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爲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境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荆棘鋤蓬茅易敗壞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羣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嶂爭雄競秀來入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鑒榮謝岫雲朝出林翮暮歸於此可以喻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濬爲方池植竹以環其峯強名曰竹溪臨溪爲小閣目曰思逸於是可以想見徂徠之倡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沈飲高吟大笑於清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洄爲曲池種桃以複其島強名曰桃溪跨溪爲小橋目曰訪隱于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瑩碧落英泛紅漁舟之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灑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幷見因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賢者之樂固如是乎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天不剪不伐梟鴟捷鳴於其上今則桃李成蹊松柏如蓋春鶯鳴秋鶴唳矣昔者蔓草據地不芟不夷蛇蚖蟠伏於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蕖滿塘鴛鴦游嘉魚躍

矣。方時序之良。景物之美。揖賓友而進之。游目堂上。縱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弈。或琴或嘯。披襟清徑。弄花香渚。終日與魚鳥相樂。恍然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地不過數十步。山得無謝崑崙之高乎。水得無謝雲夢之大乎。堂得不爲大廈耽耽者羞乎。不知一拳之石。與泰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爲。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間。曠分曾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也。此之所樂。己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其樂自外。己之所獨。其樂自內。二境雖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知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眞得之矣。余內外俱進矣。願紀之以告予之儔。僕曰。諾。於是乎書。

義烏滿心寺鐘記　宣和甲辰十一月十八癸巳

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爲欲所沈迷。不爲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蚤緣入道。譬如雷霆蟄驚。凡牙甲昆蟲。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羣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戒懼心。暨至食時。飢火煎迫。噉涎貪噬。腥羶無厭。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爲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己。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顚倒。莫覺莫知。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倀倀冥行。莫知所趨。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悉繇中起。念念勿絕。證無上緣。因知衆生。因鐘以聽

其聲。因聲以考其意。因意以明其心。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寓。思宏濟人。滿心、古精刹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小瑣。發響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捐財倡之。寺衆環喜。和者咨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爲鑪。翕陰陽以鼓氣。冏祿騰焰。飛廉助威。熠燿璀燦。融爍銷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蒼虬。蠖蛇鈎搦。徽以金索。懸置挈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四生六道。濡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也。樂爲頌云。

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警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宣說。願咸諦聽。無量無邊。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爵卑而土地廣。自秦伐蜀時。師還滅之。以其國爲郡。曰巴郡。西漢因之。列郡境爲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爲州。曰巴州。則今之巴州。實昔巴郡之屬封也。故州有巴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顏。沒千有餘載。巴人事之如存。歲月追祀而歌舞之。若嘗親見其人。躬被其惠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手加頂。至于再三。如神眞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疾病之苦。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既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其所以旌寵神聽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守其邦。下車之三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閔雨。秋復潦。皆有請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秋。郡國修常祀。公至祠下。視其堂廡。

弊甚。因顧其屬曰。嚴侯實在祀典。且有德于巴人。今棟宇傾壞。支以他木。上漏下溼。不茫風雨。人不可舍其下。神其肯安之乎。傳曰。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矧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飢者哺。勞者息。囹圄空虛。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於神。適其時也。乃擇屬吏之事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毋取於民。毋勸於衆。繇太守而下。爭出俸錢以助。其費數有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羣心欣愉。工不候呼而集。材不俟鳩而足。陶甄致良。剞劂致巧。易腐以堅。代撓以直。增卑而使高。廓隘而使廣。敬者正之。潰者起之。昏汚者飾之。晦朔不再。匠氏告成。公乃率僚佐。落而祀之。公親爲祝辭以告之。禮成就次。衆皆曰。事神若是。謂無負矣。因謂僕紀其事。僕曰。然。夫智有餘者。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之。方先主之將入蜀也。劉璋既遣法正結好。發兵協助。逮其來也。親出都城三百里。與之會飲百日。璋已墮先主彀中。曾不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欲吞噬巴蜀。郡縣聞之。不棄城走。則開門降。惟侯領一州之卒。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不少屈。非曰勇而義乎。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而惟義是爲。使之遭盛時。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重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勳烈之偉。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不幸。委質於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不幸。史臣不爲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飛傳。見侯行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爲之橫涕也。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爲進取。冒躐華要。或

不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鎭坐尸寵祿一旦事出非意神氣駭奪莫知爲計甚至於變服雜庸匿田舍中以幸苟生俾一方生靈魚肉賊手國家果何賴於鼠輩爲哉然則嚴侯之忠誼誠可尙也宜乎血食巴土萬世而無替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夫百億妙門三藏爲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繇一道淸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圓機定數之義播列諸部星躔霞布沒世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蘊於是彌勒大士闡大方便聚諸經以歸三藏使流通教典盡載一輪塵沙法門同歸一揆聽衆生信而揚之則不須朝講暮習於彈指頃開含受法要心怡神悅蕩釋諸苦發探蒙愚展迪聾瞽復性命之眞救迷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舍有院曰景德肇荒於唐山主琳師始建經藏寫經律等僅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講越治平二年院之徒契湜徧募士庶經滿其數置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星環金晃墨寶珍嚴燦然煥赫顧儲藏不足以容時竊景慕至元豐中居士葉詵崇信佛法誠謂長者一旦發念出家聚材庀工作轉輪以廣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爲經理其屋十八楹越二年畢乃告成隆廈廣闊飾以珠貝華輪盛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閒錯文藻內外一新遠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轉輪是猶振風之過衆竅甘雨之成百穀然後美根長固惡蔓除滅芬芳嘉實皆得饒益設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或禮隨其根莖各有所潤譬夫飢者入太倉觀夫穀粟雖

未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飢矣病者之藥肆觀大劑料雖未投藥固知可以療其病矣以此法味永施衆生則飢能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窮究其旨歸何須外求周旋於方寸運動於日用從容中道左右逢源動無所牽止無所累行無所遮奚俟輪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是如是至於布琅函列朱軸誠爲除衆生飢病方便法也

宗汝賢墓志銘

先大夫四子嶧灝二弟皆少亡惟兄與某自幼歷艱辛某既忝一命惟兄服勤力穡肯播肯穫以克幹裕厥家某嘗媿弗獲朝夕相從事意謂投老當奉几杖於東皐西疇優游以懲化遷及方丐宮祠浸圖爲休致計不幸以罪斥繼而睦寇竊發橫肆焚劫衣冠良善尤被害兄逼兇焰遑遽挈妻孥奔避山林間昏夜迷誤因溺死實宣和辛丑二月二十四日也是時路尚梗迨閏五月始聞訃嗟乎兄之積行乃罹斯禍耶某失怙恃鞠兄是賴聞問痛弗自勝卽寄書諭稷曰汝父存某既不能相倚以生今亡又不得撫棺號慟以盡哀所可報友愛者惟襄奉耳汝舉葬宜俟某躬與執紼庶酬夙志稷卜地協吉泣血來告某啓緘梗塞且自言曰吾尚忍銘吾兄耶然義不當辭兄諱沃字汝賢世爲婺州義烏縣人曾祖惠祖拱皆不仕父舜卿贈朝散大夫母劉氏贈太宜人兄始娶劉氏先兄卒再娶時氏享年六十有七兄天姿夷曠撥置邊幅直情徑行靡所阿徇事親孝於飲食起居際時作諧語慈顏每爲囅然一笑平居怡怡無慘沮意甘疎淡氣不下人未嘗以圭撮干親舊亦未嘗以點墨擾州縣喜賓客曾不顧供具有無朋游中有倚豪富作

氣勢陵轢貧下或揜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兄於廣坐中直以理折之彼雖暴戾心自媿服鄉人欲作一不義事必先畏縮曰宗汝賢知之定衆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慕五子曰愈兩貢於禮部曰三六少俊爽皆先兄卒曰稷謹愿有志趣能訖大事曰皐曰夔皆勉學稷卜宣和丙午正月乙酉葬兄於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爲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寡求故氣不喪諸子詵詵蔚有趨向善之所鍾神自來相他日錦章賁松軒上歸安茲邱慰斯人望

葉處士墓志銘

公諱桐字彥倫其先睦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烏後宅里人祖迎父遜潛德不仕公天資沈靜偉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廣口見層巒沃壤築居其間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不私蓄諸己而用必舒本末緩急咸得其宜常自言曰養身可矣養其心者可失乎爲今計可矣爲厥後計可緩乎觴詠固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籥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緝園亭四方賓客過其門者延之無虛日一時英才碩德咸發胸中之蘊與其子孫遊講明爲學之方皆嚴整無他好公亦游泳其間讀古人典要自得眞趣鄉里皆稱爲處士紹聖元年四月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五娶錢氏一子曰琳克孝克倫不幸先亡公哭之慟雖諸孫敬養更侍甚於平日終鬱鬱不釋嘆曰每期諸子事余終某天年今若此非天喪我乎未碁遂亡一女適駱氏孫男四長義鄉貢進士次策筠大學生幼銓三年十月甲申葬于邑

之永安鄉方丈隃。余嘗受知於公之季氏。熟公言行。來請銘。迺弗果辭。銘曰。

氣偉特兮性温厚。躬儉約兮致豐阜。樂田園兮得所守。資詩書兮貽厥後。與山岳兮齊其壽。石可壞兮銘不朽。

陳公墓志銘

公。處麗水人。幼喪母。隨其父僑寓。因與先人遊。遂相結爲義兄弟。某省事。卽尊奉公若叔。公撫視某猶子也。後雖爲姻家。而眷眷克恭。如念天顯。未嘗一日替。先人中疫氣病幾死。至親無肯過門者。惟公不忍離側。凡藥餌必嘗而後進。某護先人喪。歸自膠水。公迎之路。撫棺號慟。哀感行路人。先人諱日。公躬走佛刹薦奠。以敍追悼意。公與先人自幼至老。自老至死。已死且不忘。每語及必梗塞泣下。嗚呼。公有實德於某。曾未一報。今乃云亡。墓隧之刻。非某其誰宜爲。公諱允昌。字得全。今爲婺之義烏人。三世皆不仕。曾祖桓。祖生。父居昱。母魏氏。公父某尚及見之。龐厚温粹。與人侃侃言。必以誠。獨生公。公娶雪溪潘氏。先公卒。公自幼特立。嚴正而和。疏通而信。惟喜佛。思淨覺心。求寂滅趣。於是屏居小室。宴坐湛然。離諸染著。凡所酬對。取靜爲證。無毫留礙事。如老尊宿。常梵行者。一方鄉人有訟。必質公。公爲剖析理道。定論曲直。又飲之酒以和之。故兇悍狡獪愧服。無復敢譁。閒有窘乏。不吝假貸。怠慢者諭以勤。浮侈者諭以儉。漫浪不謹者。諭以修飭。不獨隨宜周濟。而必寓之教焉。里有喪。不問識與不識。常備棺槨以副其求。若急難所需。無少難色。以是鄉人依歸愛慕。若疎若戚。若遠若近。咸不言姓名。止以公稱之。惡少不逞輩。不敢造公門。或持

縣檄至。必啣啣下氣怡聲。惟恐公聞知。此非有力脇持之也。皆自心悅誠服如是爾。公享年八十八。未亡前一月。屏去茹葷。浸不欲食。但飲沈香水三日。百無所苦。神識不亂。以宣和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若睡而逝。茲殆學佛積善所致然也。公一子一女。子昂。迪功郎。前任邵州新化簿。公薨背後。哀苦毀瘠。去公九十日而卒。女適遊士傅璨。孫詩。懋於學。公不欲其去膝下。強納粟爲大廟齋郎。曾孫敦仁、敦義、敦禮、敦智、敦信。曾孫女四人。卜以宣和癸卯十二月乙酉。葬公於永安鄉下岩原。使來乞銘。某不敢以廢學辭。謹爲之銘。銘曰。

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皆見幻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茲強銘公。聊示爾後。

尊翁之懷。惟某深知之。故樂爲之銘。數日究心。方能成此。切不可令人改動一字。如不可意。請託能者別作。仍爲寫一本燒靈前。庶少慰亡靈。至扣至扣。某上聞。

陳八評事墓志銘

某先父行己謹且信。不泛交游。與公相厚善。情好既篤。遂結爲姻家。今公之孫暘。以書告某曰。暘祖安厝有期。願丐銘藏諸幽。暘、某甥也。某公壻也。義不可辭。公陳姓。系出有嬀。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祖、父皆晦迹不仕。公諱裕。字寬夫。天資莊重。不妄嬉笑。不輕然諾。孝於親。母年九十餘。公下氣怡聲。左右承順。起居飲食。必躬省視。出入戀慕。不啻如童穉時。二兄一弟。疎懦不立。公俯仰友愛。相怡怡至老不少懈。嘗聞禮

記云。毋不敬。公曰。嘻。果能行此一句。卽不失爲善人君子。某幼聞是語。暨長。觀公禔身接物。循循侃侃。其與鄰里。不問長少。必委蛇致恭。毋敢慢。有以急難告者。隨分周濟。見樵牧子。亦推誠遇之。使僕妾未嘗形之色。聚族數百指。閨門雍肅。中外姻戚。咸以長者稱。娶劉氏。享年八十有六。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室。垂死。神識沖靜。殆平生樂善寡慾之致也。男六人。曰什。和易孝友。踐履如公。曰錫。處太學。以文行馳名。及進士第。朝廷除復州教授。二子不幸皆先公卒。曰伋、曰備、曰成、曰鐸。咸修謹克家。女三人。長適劉哲。次適宗嶧。幼適某。孫男七人。長孫宗哲。醇厚可喜。亦少亡。次宗暘。以武舉進士第。試吏密之安邱尉。方力爽邁。當塗交章薦之。曰宗益、曰宗皐、曰宗離、曰鮪、曰昭。兩預鄉薦。孫女十人。曾孫男一十七人。曾孫女五人。伋、備、成、鐸卜以政和丙申某月某日。葬公於祖塋之側。某自幼與公子錫游。且係葭莩之末。知公之所存爲詳。銘曰。

修之家。其德乃眞。盟之獨。其行乃惇。嗚呼如公。是宜慶流衍溢。而俾子孫振振。

忠簡公集卷四

求教書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概。懍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筵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拏舟越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並堤而行。延綠葦間。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處。蔽漏肅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慮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浙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既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憊而死期至乎。某再聞之而疑曰。諒矣。漁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困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與求魚並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予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

能以輕致重也。某終乃附髀而增嘆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氏者也。亟走以歸。屏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盡精白而無巧僞。所幾亦有取道之資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恭惟先生道學淵微。智識高妙。登天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略。皆其緒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載。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某前時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鄰漁術。攜荊篠針鈎。往遊龍伯宮矣。盍勉之。干冒師嚴。

上鄭龍圖求船書

嘗觀昔有逸客。爲江湖隱者。意欲浮家泛宅。便可一生。而吳興太守敕舟往助之。昔有墨客。爲山水遊者。會以暴漲。輒數日不粒。而耒陽縣令具舟往迎之。夫爲江湖隱。是殆徇徉彷徨於塵埃之外。爲山水遊。是殆茹高激清於耳目之表。非有不得已之事。羈酸憔悴之色。彼太守縣令者。何爲乃旦旦然待之。覷覷然驚之。賓賓然恤之。借使有冰氏之子。俯仰空谷。鶉衣之士。蕭寂窮途。寄五斗米。而淵明之歸去來有不可賦。無二頃田。而衡人之胡不歸有不可得。全家百指。如飄蓬斷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當時太守縣令。脫或見此。豈不伐南山之木而濟之哉。某諱窮久矣。家徒四壁立矣。平生不喜爲吏。寒窘犯人。挈挈然迫之。使出宦遊東方。聚室待餉。獨祖母老矣。重棄故鄉而客遠官。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幕金陵。去鄉邦跬步。白髮之老。亦既願往。低回商略。勢不可久於此。昔攜家中半而遊東方。今又攜家之半而歸江南矣。然自密取道。得車則至朐山。帆則至江左。躊躇四顧。疾聲而問曰。誰哀王孫乎。誰借以一葦而使涉大

川乎。恭惟閣下。英風健譽。傳在衆口。德宇廣闊。人有芘賴。某也名不譽於賓客之席。肩不摩於夫子之墻。乃欲囊撾長書。筆話羈態。如轍中鮒。大呼乞憐。豈獨他人笑之。某亦自笑之矣。且謂孤窮無挾之語。惟某可言。廓落推挽之心。惟閣下可望。矧龍圖近班。非若吳興耒陽之卑且賤。而某今日懇款。亦豈爲江湖隱。爲山水遊。特得已而不已者哉。倘蒙垂德肯聽。則飛帆鼓楫。泝大江而下。其朝浮暮泛者。皆恩波也。

上王提刑書

天寒日暮。雪霜併至。蕭條冀北之野。犬爭食而烏啄瘡者。乃其所也。孫陽過焉。昂頭掉尾。強起而一鳴。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瀕困等死耳。亦知激其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焉。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裹之。異棧而羣毛辟易。受羈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頓擊千里。自古詩人畫史。與會稗小說。一皆異口而贊美茲事。是以孫陽爲善相馬。而精魂比於列星。信不誣也。某深感於此。故復撫其事而進焉。重念某一登仕路。備驅策者二十餘年。蓋亦涉長途。縈險道。未嘗敢一跌以負主人之責者。況竊銜轡爲哉。今則既仕而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弄影於無人之道。而猶坐曹以竊祿也。嗟夫。士不遇知己。老死填溝壑者。往往尙有。顧某何足數。而欲覬閣下之知我而憐我。雖然。冀北之鳴。聊爲孫陽而一發。恭惟閣下。英姿偉望。簡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途。廼者暫綴華班。出司邦憲。擁麾澄按。經歷列城。正孫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列。不知者皆胡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識可賜調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誓天。言不悉意。

上李丞相書　諱綱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魯驕蹇。尙有橫肆之意。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比蒙恩差某知靑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眷注。所以爲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嗷嗷。顒望翠華回輦。四海生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顧一身偸自安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爲一身安便何。恭惟僕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間。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飮食間也。前過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數太學生、幷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幷諮目來與某。顧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爲計。而無路可爲。相公有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纘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奕世一統寶緒。毋蹈東晉旣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劄子。謹此繳納。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二月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資政爲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衞。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屛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魯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魯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衞。迂回退縮。劄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魯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魯懲戒。無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與知與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近汪元帥錄去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屏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眞元。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魯猖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表發其外洗滌其內者誰歟。既來有爲醫與藥者。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之。不可召醫。不可用藥。是亦不仁不孝也已。某衰老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炤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魯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奮不顧身。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向顧惜諸人私意。俾賊魯恣肆全無忌憚也。

忠簡公集卷五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嵩少之麓。萬松鬱然。偃高蓋以鳴風。盤深柢而切天。卻揮斤於睥睨。款化石而頑堅。悵莫致之華我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藏。運枯槔而智圓。寓修身於種藝。戒除惡於蔓延。期百尺於歲寒。扶大廈於將顛。眷焉撫之。倚笻於麓。薈翳其成。森若巖谷。且溉且壅。灌我喬木。或攢齏而爲酒。或飛烟而取墨。或採脂以儲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縷以爲扇箑。或折枝以當麈玉。倘聘士之見須。効尺長於必錄。我觀此物。碨落節目。擅巨棟於廟堂。備行艫於海瀆。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於芒粟。肖象伊何。萃於一庭。蒼官侍坐。青衣侑尊。鼓琴瑟於晚吹。晃屏幄於朝暾。聘士顧之。內娛外忻。陋軒駟之飛馳。避門箔之炎薰。我觀此物。受命不羣。稟直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尊。鏊若高才。儼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罷童語之紛紜。苟好尚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矯首以怡顏。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之飛雲。以聘士爲後來之淵明也。

古楠賦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詞。刻于嵓腹。嚴曰。臨溪插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不知歲。自時迄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矣。僕到官之三

月兩至岩下讀史嚴之清什感是楠之老於岩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之曰

楠之生兮層崖之中巔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澈沉淵竦修幹以上凌兮並孤岑而參蒼天大枝嶇起兮虎豹拏攫小枝回屈兮蛟螭蜿蜒黃葉敷陰白晝沉沉輪廣十畝蓋穹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茁荊雲非陰雨濯瑩兮一塵不染風振響兮海潮同音露下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戾止惻然動中吁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不生於泰山之側秦帝東封會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宮禁林九重顧親賢之是戲豈以封國之瑞而翦桐爾胡不生於分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用之爲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爲舟楫則足以濟巨川之汪洋用爲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參鼎鼐交神明薦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而甘老於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眙蒼髯偉人瞑目視曰噫謂子知我乃不吾知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毫末至于十圍雨露不吾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顏色曾無改移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樸樕輩待之斧斤之害亦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不智而乃我悲使子處此復將奚爲吾非不知強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重倘匠人斷而小之能不浼然而悔痛乃所願比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夢客聞之釋然悟曰達矣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

五言古

東上辭松楸一首

八年坐親黨。泯伏長安城。甘心傍松楸。申我兒子情。閉戶慨岩廊。讀書笑金籯。力田固爲政。課童乃司兵。深病骨相寒。不蒙軒冕榮。維天臨萬邦。搜羅世豪英。我友挽出之。大人今繼明。古無忠孝全。泣涕去邱塋。爲翁大門閭。翻然以東征。

感時有序

叢鹵長驅。京邑阽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王報國之秋也。而宰臣遷家。郡守踰垣。縉紳士大夫。陸竄水奔。使人主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書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道。

卿士辱多壘。天王憤蒙塵。禦戎要虓將。謀國須雋臣。百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顏以爲人。吁嗟世道衰。大僇加縉紳。平居事奔競。梁汴分雲屯。一旦國步艱。四迸如星繁。輔相已擇棲。守令仍踰藩。冠蓋陸西竄。舳艫水南奔。鄙夫用慨然。策馬趨修門。勤王羞尺柄。悟主期片言。時來倘雲龍。我冠拜臨軒。逶迤上玉除。造膝伸元元。措世於泰寧。歸來守邱樊。

謁華嶽一首

楊賜嶽所挺。嚴武金天晶。二子爲時出。顧我非炳靈。維嶽鎭四方。氣秀天骨青。巍辟立千仞。力能產公卿。降神詠崧高。識緯仍反經。取象到執珪。譎怪如洞冥。平生笑窮奇。立語心自驚。我質培塿耳。胥山固崢嶸。誰言華嶽高。我山摩玉京。是中所包藏。丹碧參瑰瓊。平居蟄雲雷。飛雨溢四溟。此豈眞有之。落筆紛縱橫。發我文物祕。象渠膏澤傾。太華屹不搖。我山身載行。

五言律

雨晴度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濯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晝淸明。泣涕收橫潰。焦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都城。

其二

蕩滌眞成快。氛霾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寵光深。地勢瞻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迎霽色。詩句日邊尋。

過潼關

一雨蜻函底。風沙放我過。嶽神猶假借。官吏莫誰何。塹斷思航渡。城堅戒石磨。一夫工墨守。寧怯萬夫多。

道逢鄉人笑僕騶馬之瘦

生笑長裾曳。仍羞下澤奔。據鞍非馬援。叱馭豈王尊。汗血能觀國。的盧終感恩。莫欺騶馬瘦。揮策詣金門。

五言絕

盤豆鋪南李翁園

李翁臥亭午春深掩柴荊忽聞風雨響疑是勤王兵

六言

題趙園

瑤瑛來侍梅臺琴瑟自鳴松島山中野服相羊足以亡憂遺老鑿池智有泉源種木胷無芥蔕螭頭吐水涓涓端是銀潢一派

七言古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輒以二十六句道胸臆

翁擁麾幢我爲兒剽聞竊睹皆兵機其中襲擊不容瞬颿行電掣猶逶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驚關闕危肉食之謀殊未臧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力陳盟賂損國威嚴尤下策尤可笑晁錯上書亦奚爲道路荊棘初翦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閉戶尺蠖屈一旦度關匹馬馳行行側身聽戎捷忽聞募士詔遣歸濃書大墨榜教詔曰敵悔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貔虎乃詠出車詩杕杜囊兵銷刃兵猶怒卻把鋤犁農鼓舞君王神武今藝祖爾賊不歸汙我斧

七言絕句

曉渡

小雨疎風轉薄寒。駝裘貂帽過秦關。道逢一澗兵徒涉。赤脛相扶獨厚顏。

華陰道中

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其二

菅茅作屋細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其三

寧王書作金盆鴿。韓愈詩誇玉井蓮。瓦缶泥泓村落小。亂茅羣雀不堪傳。

至洛

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嘉。政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

華下

千岩層出亂雲飛。失我平生洞府期。夜據征鞍不交睫。舉頭彈指睡希夷。

馬上口占

龍興虎視詫周秦。王氣東遊作汴京。陰祝巨靈移此險。大河爲塹嶽爲城。

蚤發

繖幄垂垂馬踏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胷中策。緩步徐行靜不譁。

忠簡公集卷六

寧國長老語錄序

趙州柏子果是分明靈雲桃花更無疑惑一宿不爲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口豈有兩舌寧國堂頭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生了達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度接有緣默傳正法眼藏如某愚昧願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我未生面目深悟箬踏之要證此上機姑有土苴之餘寓諸方册

閬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山跏趺忍饑中包太虛外示清羸方其瘦也一麻一麥鬚髮如蓬巉巖面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三十二爲佛世尊非我癯儒亦非飛仙願此法身充滿大千是故合掌作此偈言

題坰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謾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來無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無迹有爲全體是無爲空餘短笠與輕蓑道着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間問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

告金天廟文

維嶽雄峻維神司之雲雷翕張神固專之作帝金天號位高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夫金者奠方則爲西制器則爲兵論幣則爲上鍾人則爲英厥號耿光可享維神彼魯無知擅于厥身匪國之殃緊神之讎神弗殄誅爲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怒目張牙龍甲豹皮彍弩橫刀鐵騎沓馳助我熊熊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隳借神威靈一埽無遺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頭自家衣鉢非徒庾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出吞盡三世諸佛跳出四面八方七縱七擒縱橫妙用三仕三已喜慍不生何妨舊店重開可謂前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麼時請說這箇法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撚花鷲嶺曾虧一笑之瑕面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眞俗之二諦泯色空之兩途自非圓頓之流曷致機筌之用某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治平實印可於法湧退藏密旨栖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示跡法輪之古刹人天共集凡聖瞻依會須振領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衆情無煩退托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法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言悟入必將說難說之法相與參未參之禪灼然開口

便差。須是當仁始得。某人導雲門之一派。住龜鶩之三春。祖風夙振於淮壖。道價浸高於海內。屬寶林之虛席。合衆刹以謀師。既蒙赴感於隨緣。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琊席上。已示老婆心。只今襄水岸頭。佇聞獅子吼。

爲華州作延請晝老疏

義標第一。建特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宰堵。雖伏神龍之暗護。亦資象數之冥搜。不有當仁。豈容作禮。某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裏光明。入惠持之境界。句中法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來提祖印。奮拳擲臂。宜借掌於巨靈。舉拂拈鎚。試拔蓮於玉井。不憂末劫。端是本心。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觀。用觀無差殊。何必許多般。

覽鏡偈

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卻歸什麼處。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說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似老盧行者。

佛說偈

後學要說禪。教人學圓謎。佛祖意分明。但爲傳衣偈。

宗忠簡傳

公諱澤。字汝霖。義烏人。嘉祐己亥登第。初尉館陶。出宰龍游、掖縣、諸邑。薦陞通判登州。尋羈置鎮江。旋判巴州。靖康丙午。奉蠟書充副元帥丁未。高宗再使斡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悚。公則決策留行。中興之業。公之力也。時與汪伯彥、黃潛善、議不合。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旋陞尹正。駕御羣雄。招降劇盜。兵強士勇。敵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益忌之。疏表凡二十四上。皆留中不下。公自傷不得展布。疽發於背而卒。都人士爲之哀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兵民去者十五六。謂公子穎居戎幕。得士卒心。以穎直祕閣。充留守判官。請謚於朝。謚忠簡。按公撫馭士卒。賞罰嚴明。其一心志在存宋。而外有粘罕、兀朮輩百戰之桀敵。內有汪、黃二豎之鼠狐。高宗私意恇疑。優柔不決。安坐小朝廷。俾公之二十四疏。若罔聞知。豈不惜哉。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涇縣潘錫恩芸閣氏。撰于袁江節署之求是齋。從乾坤正氣集錄出補刻。

忠簡公集卷七

遺事

公姓宗氏、諱澤、字汝霖、系出南陽漢汝南太守資之裔、五代之亂、避地江南、居婺之義烏、生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巳時、公生而趣尙不凡、長有大志、讀書過目不忘、游學四方、籍籍有聲、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詔廷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曰、必如詔可以中程、公曰、事君盡忠、自今日始、豈可圖前列而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且及吳處厚、蔡確事、曰、自古興衰治亂、悉由人材、人材之困厄於朋黨、今處厚箋註詩章、臣恐朋黨之禍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賜同進士出身、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吏多以年少易之、及牒訴遝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奄月、訟庭闃然、紹聖二年冬、呂參政惠卿、自大名移帥鄜延、欲辟公置幕府、固辭不就、卽檄公與邑令視河堤、檄到、值喪長子、捧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憂國忘家者也、適朝廷大開御河、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不以申奏、監董甚急、公上書帥司略曰、某非有避也、時方凝寒、鍤钁一舉、冰凍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當身任其責、卒用公言上奏、朝廷從之、明年河成、所活甚衆、會秩滿去官、五年、循通仕郎、遷衢州龍游令、邑小民未知學、公爲建庠序、設師儒、延見諸生、講論經術、自此登科者相繼起、里閭惡少、嘗十百爲羣、持虺虺擾民以規利、稍不如意、輒鼓譟擲瓦礫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

之州。籍其壯者爲軍。日得百餘人。風遂革。未幾。丁淑人劉氏憂。崇寧二年。服除。調萊州膠水令。膠水號劇邑。豪奸宿蠹。挾勢虐民。習以成風。有温包者。恃陰告人率不實。公案前後犯治之。州別駕與包連姻。以位臨曰。令敢爾邪。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他也。有強賊百餘人侵縣境。率僚屬親捕之。且約曰。獲盜公等受賞。不然。身獨任罰。幸無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徑造賊壘。取女以出。斬首五十餘級。焚其廬。州奏功于朝。官屬皆被賞。公亦進文林郎。同舍生林迪者。先公登第。音問不相及者累年。官萊之別邑。公始至也。迪挈家詣公。經旬而去。迪以病告。公赴之。垂革尚能語曰。迪身如何。公曰。某任後事。室人子女如何。公曰。嫂當養子。當教。女當適佳士。後以迪女妻修職郎康森。且慮居處南北。再以親女妻森之弟協。申愛好焉。迪子懋後從公討賊得官。又文登令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詣弔之。厚以俸津遣其行。職甫滿。丁大父憂。大觀三年。循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下車。修媧皇祠。新趙簡子廟。且請于朝曰。趙城前有幷河汾陽之固。後當晉絳蒙坑之險。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種植。實河東用武之地。願陞縣爲軍。如楚之漣水、開德之德清。命以軍額。實治縣事。且大養軍士。以備不虞。復言慶源。乃國家興王之本。趙城又慶源之本也。書聞。不盡如所請。公曰。方今承平之久。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有知吾言者矣。政和三年。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掖縣。一日當路需牛黃。縣坐數百兩。吏民惶懼無以應。公條具報部使者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疑爲黃。當此太平。和氣橫流。牛無傷者。黃何自得。部使者怒。取邑官名位欲劾奏之。公曰。此意自某出。同僚何預。獨書銜以上。牛黃竟免。亦不加罪。公前後宰四邑。其綱

倏簡而不煩。所至稱治。嘗語人曰。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直龍圖閣范公純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所至有去思。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在掖縣甫及考。尤爲青帥王公尊所知。辟置幕下。未幾專罷。中書梁公子美繼來。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舊矣。何疑而遽去也。公力辭不獲。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齊之樓櫓以助增修。檄公往相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公爲隘。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五年。有旨陞登萊濰密四州爲次邊。遴選能吏可任守貳者。子美以公名應選。差通判登州。郡邑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磽瘠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無所收。率取于民以應辦。公條奏得除免。黃縣有大俠。與河上居人有隙。請於朝。言治河事。下部使者。大起夫役。公曰。是役也。吾未見其利。而徒擾于民。條具申乞寢罷。朝廷從之。道士高延昭者。恃勢犯法。無復以州縣爲意。公窮治之不顧。已而朝廷遣使結金人爲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軍興多事。自茲始矣。磨勘承議郎。宣和元年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宮。方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會延昭訴于朝。以公改建神霄宮不嘗。林靈素主之。褫職。羈置鎮江府。公聞命曰。罪大責輕。丹徒善地。卽日就道。坐廢四年。公娶陳氏。至是疾卒。卜葬京峴山之陽。就居丹徒。經郊恩。得自便。四年。差監鎮江府酒稅。敍宣教郎。公盡心迺職。課入倍加。六年。復判巴州。靖康元年。有詔侍從官各舉所知。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公可任臺諫。召赴闕。公奏對三策。上嘉之。時粘沒喝幹離不再犯河朔。王師一再失利。廷議遣使。八月甲寅。假公宗正少卿。奉使幹離不。李公若水假祕書少監。使粘沒喝副使。令選差七日起發。公曰。此行不生還矣。或問其故。公曰。某豈能屈

節外庭。上辱君命邪。彼如悔過退師固善。否則與之力爭。必死敵手。初以和議使爲名。公力奏言名不正。請改曰計議使。從之。議者謂公剛方難合。且徒死何補。時朝廷意主和。遂改命著作郎劉岑初、王雲使北。歸過磁相。謂守臣曰。敵聲勢非前日比。且善因糧。若清野則無所得矣。兩州知其言。公抗章論列宰相非其人。及宣撫使副提大軍逗遛不進。幷勍雲張皇敵勢。迫脅人主。及請河北西路清野。聲東應西。恐從東路入寇。雲墮賊計。先自困西路耳。上以章示雲。雲于是憾公切骨。九月。會詔選易河北帥臣。等辛未除公朝奉郎。直祕閣知磁州。訓詞曰。河朔列城。每謹擇守。矧茲滏陽。當兩衝會。寄委之重。尤在得人。以爾才術敏強。裕於從政。宣力中外。克著風績。俾膺是選。實允僉言。往其悉爾心力。惟事事乃克有備。則罔後艱。可不懋哉。時太原新失守。眞定攻圍甚急。河北河東州縣多闕官。被命者率託故不行。公曰。食君之祿。而臨事畏避。吾君何賴焉。遂單騎卽日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河上。自北來者盡驚曰。敵已犯眞定矣。雖往何益。笑不納。庚辰至郡。前此磁經北騎往來。人民流徙。帑藏枵然。不復可守。公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兵器。募豪傑。爲必守計。不逾月而辦。唯糗糧不足。視帑中所有。盡以高價糴米數萬斛。然後廣募義兵。應者雲集。公度所儲尙不能久贍。又出俸助之。由是民間爭獻金穀。公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四郡應援。則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嘉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諸郡議卒不用。時敵人再犯河朔。攻保塞不克。遂治兵中山。大會酋長諸番部於眞定。晝夜急攻。壬辰。上親劄賜公曰。知卿糾集軍民。共濟國難。今遣呂頤中、侯章、團練起發。想當卽日就道。以効忠義之節。苟可立功。一面施行。高爵厚祿。朕所不愛。

也。繼除公河北義兵都總管。有招安強寇。號第十三將首令者。恣横兇暴。不改故態。馳騁市肆間。公命斬之。公領所練義兵。直抵眞定。屢與敵接戰。兵力單弱。圍不可解。十月丁酉。眞定陷。河北居民震恐。公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併上之。（策議缺）十一月。詔曰。知磁州宗澤。措置邊防利害可採。除祕閣修撰。訓詞曰。朕以疆場多虞。干戈未息。咨擇能吏。以扞一方。而滏陽近藩。實當要衝。爾條畫邊務。洞達戎機。剡牘上聞。朕用嘉歎。中祕論譔之織。其選甚高。非爾之才。不以輕授。益恢遠略。紓我顧憂。幹離不自眞定引兵南進。陷慶源。宣撫使范訥。率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公亦大治甲兵。聲振河朔。幹離不知有備。乃東趨大名。歷魏縣。乙亥。自李固渡渡河。恐公兵躡其後。乃分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下。公披甲乘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矢下如雨。敵退走。開門縱兵追擊之。斬首數百級。所得牛馬金帛。盡以賞軍。其城上用神臂弓者。又厚賞之。自是義兵人人奮勵。迭出擊敵。或守要害。日有克捷。初。刑部尚書王雲。遣從吏李裕。間道馳歸。傳幹離不語。若得親王兩府奉使議和。兵庶可解。康王頃嘗與幹離不周旋。北人畏服。乞遣康王。朝廷從之。公抗章乞輟康王之行。（章佚）朝廷猶豫。會雲繼至。請益堅。上曰。肅王既留。又遣康王。萬一盡爲所留。奈何。雲曰。康王行。則和議可成。和議成。必無留康王之理。臣以百口保之。上用雲計。於是王被旨出使。以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延禧世則見王。即召雲共語。王曰。國步艱難。臣子當盡忠竭節。苟可以安社稷。何辭使萬里。顧謂雲曰。尚書謂此行。和議必成。至以百口保之。豈別得幹離不之語乎。雲爭曰。未嘗敢爲此說。王曰。尚書奏事時。適在御屏後。盡聞所言。康諫亦侍立榻旁。呼諫出問之。如王語。雲無

以對。丁丑。發京師。辛巳。至磁。公率官吏迎謁。王撫勞甚至。公曰。大王乃欲親使敵中乎。王曰。奉皇帝之命。不可不行。公曰。更熟議之。聞敵人由大名已渡河矣。恐不可遣。萬一更如肅王。爲敵所留。又將如之何。以澤觀敵情。豈有肯和之理哉。特設詭詞。欲挽致大王耳。可不察乎。會郊外飛塵亘天。公密遣裨將張宗領騎數百覘之。甫至三十里。果遇敵騎。遙望問張宗曰。是非康王與王尚書乎。宗應聲云是。復傳語尚書。可速來。宗回以告公。密戒城中爲備。且以宗所見。白之康王曰。敵情灼然可見。願大王勿行。王因問所養兵。公曰。民兵可及萬人。皆在近地。有急則呼之。饋不費糧。趙、洺、邢相則無有也。雲因面責公曰。公前日見勁何也。公曰。如公固不足勁。自宦撫使副劉翰等。某無不勁之。大抵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某哉。王行期未決。磁有嘉應侯祠。州人事之甚謹。請康王與王尚書共謁祠下。公從旁贊可之。曰。卜以決疑。時有被鹵婦人。從魏縣寨中脫走至磁。言見斡離不掠太平車。由李固渡相衝。如浮橋過南隄。又以船載魏縣官妓。吹笙簫月下而渡。人心聞此殊不寧。且怨曰。敵不由磁相。乃從李固渡。前用雲計。徒毀我牆屋。籍我糧草。壬午。會王謁廟。州民遮馬諫曰。不可去。肅王已爲人誤送入燕山。初言至河。必曰斡離不重信義。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雲乘馬在後語之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北去也。民不以雲言爲信曰。已有萬人守北門。雖欲行不可。延禧、世則、諭雲勿與辨。雲曰。人言何足恤乎。竟進至廟。民心益忿激。厲聲指雲曰。此清野之人爲敵計。眞細作也。謁神畢。民如山擁。公語雲曰。外頗喧亂。約與偕行。雲易之。與延禧、世則、先出。小吏附耳語延禧曰。外已失王尚書馬。延禧約世則速行。百姓皆露刃怒目。因迫視曰。此非王尚書耶。雲乘

小吏馬相繼出遂遇害及王出廟門父老前擁言曰今離此門五六十里即有敵騎王雲乃細作也王諭以不復北去衆始引退王諭公取首亂者一人斬之梟首廟前收雲從吏隸王府內外迺定從馬識遠取國書識遠曰雖云副使實曰小吏國書未嘗見也迺發雲行李索得國書幷上賜肅王肅王夫人書長主與都尉曹晟書咸已發封知前後未嘗達也又得皂裘一番巾三羅綾錦各一王曰必有人見此故謂雲爲細作也衆因謂磁不可留又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使臣任永爲敵騎所掠問王所在永不以實告後得脫告王癸未王留相州乙酉斡離不軍劉家寺京城戒嚴閏十一月癸巳粘沒喝亦至軍青城己酉朝廷遣忠訓郎閤門祗候秦仔等賫蠟書詣王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可充副元帥丙辰京城失守戊午王語僚屬曰吾夕夢皇帝脫衣賜我我服之此何徵也有頃仔至再拜以蠟書進王涕泣望闕謝恩軍民感動仔曰敵圍城甚急方大雪皇帝御遙津亭遣仔等請王起兵入衛十二月壬戌朔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備御劄行下丁卯准大元帥府備坐詔曰迺知州郡糾合軍民共起精兵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士大地神祇所當佑助同力叶謀以濟大功應辟置官屬茲從便益劉下知磁州祕閣修撰宗澤准此公拜命感泣甲子御前再遣閤門祗候侯章至大元帥府出蠟書曰京城圍閉日久康王眞朕心腹手足之託已除兵馬大元帥更無疑惑可星夜前來入援章曰皇帝遣章十輩來唯章一人得達陛辭日宣諭臣曰王辟中書舍人得可令便益草詔盡起河北精兵入援又曰恐諸郡留精兵自衛當使守臣自將庶盡得精銳之兵或難章曰審如此則河朔兵一空他日金人歸師列城何

恃章曰方京城事急未遑他議況此出皇帝之意王迺命延禧草詔如章言頒之乙丑大元帥府迺傳檄諸郡其檄曰契勘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王於相州被受御前蠟封皇帝親筆除兵馬大元帥已於今月一日開府三日又准閤門祇候侯章賫詔書來催促起兵當府除已備坐詔書行下外仰逐州依詔書守臣自將竊惟敵人猖獗再犯京城攻圍未解君父憂危臣子之心義當効死矧凡在職世受國恩當此艱危豈應坐視宜勉忠義戮力勤王仰逐州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詔旨不移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處募到土豪分擺地方守禦外盡數剗刷官兵精銳招集強壯堪充出戰人逐色團結幷堅利器械隨隊附帶差得力人官兵以將佐隊將押隊內選差民兵以知縣丞簿巡尉內選差逐州使臣更切措置糧料輕賫以防沿路次舍艱食隨宜供億本府已選定十二月十七日以後正月三十日以前節次到大名府會合聽候指揮審度前進右劄送中山府陳延康享伯知河間府黃待制潛善知冀州權修撰邦彥知德信州梁徽猷揚祖知洺州王寶文麟知深州姚直閤鵬知磁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夫彥齡知棣州趙大夫闕知博州孫大夫振知慶源府裴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知霸州辛刺史彥宗知安肅軍王大夫徹等准此唯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被受丁卯上遣僉書樞密院事曹輔同北使迎王且密爲蠟封及謺書付之因令齎詔撫諭河北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斂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院帥和議遂定宗社自安生靈獲全恩厚德深恐四方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及移文鄰路各令安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乙亥王發相州丁丑至大名先是公屢言宜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公

聞李固渡敵騎往來不斷自將秦光弼出東西兩門夾擊之敵兵潰斬首數百級因拔城下寨光弼兵不過千餘人更出迭進以撓李固寨敵既渡河留兵數萬屯西岸有寨數百公時遣壯士夜擣之破三十餘寨奪其資糧翼日會大元帥府檄至約提兵會大名遂班師公卽量留人兵守禦磁城盡提所募兵進渡漳水宿鄴鎮軍馬履冰渡河時天大雪公披堅乘馬道逢郡守往往臥氈車齎庖具自隨公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癸未至大名領兵以參王府王諭撫循甚至論至終日且曰京師受圍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緩乞早處分王卽面諭公就供副帥之職僉書公名公稟命退繼除公爲集英殿修撰曰伏見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敏強氣節高邁方時艱棘夙夜精勤招集民兵豪傑爭輔志存滅敵義不辭難經營百爲各有條序老當益壯今見其人宜除集英殿修撰已具奏聞去訖右劄付准此公翼日入謝初粘沒喝欲召王還京師其曹輔之出迎王也敵以甲騎三千從輔東至與仁城守甚備王師二萬列柵郭門外敵騎去城數里許留不進輔獨入城與知府事曾懋密語具道敵已登城而斂兵不下議和恐可成懋詰輔曰敵人貪冒姦詐豈有登城而兵不下者必公家族遭執脇爲是言耳輔迺裂縑書示懋幷出蠟封令奉上大元帥府甲申破蠟封迺上手詔曰京城失守社稷安危尙賴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近甸以同濟難無得輕動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次以縑書其字粲然迺樞密院書也書曰大金已通和好猶未退師諸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間駐劄候師退日放散於是汪伯彥等在側咸執以爲然公曰敵人狡譎事勢如此是必款我師也豈可深信以詒後悔乙酉

知洺州直寶文閣王麟將千人詣大元帥府。謁告歸視親疾。從之。以兵隸公。丙戌。王會幕府議行軍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發。以解京師之圍。伯彥曰。不可。敵兵十萬圍京城。四控要害。自衞南抵都城。壁壘相望。覘者水火不通。吾當量力。何論解圍也。公曰。京城圍閉日久。君臣相望入援。何啻饑渴。方今之計。當言軍中久不聞天子詔令。願見君父。既曰通和。請亟退。設有詭詐。則吾兵已在城下。王從之。命公先行審敵情。大元帥以次進發。戊子。公提兵二萬發大名。以劉浩將前軍。尙公緒將左軍。陳淬將中軍。常景將右軍。王孝忠將後軍。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隨軍應付。出南門趨開德府。聲言王在軍中。庚寅。王發大名如東平。二年春正月辛卯。公至開德府。時遣精銳。與敵挑戰。前後十三戰。兵出輒捷。敵自是不犯開德。癸巳。王次東平。敵挾帝迎王甚急。乙未。遣中書張激行。戊戌。激持詔直叩開德問王所在。諸將以不知荅之。激曰。敵方登城。援兵未可進。徒誤大事。公曰。此賊爲他來款我師。令壯士乘城射之。激與敵俱遁走。閽門宣贊舍人蔣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自卽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久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年。應援兵尙爾稽遲。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城。按甲議和。恣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如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朕自禱皇天。皇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民未之懷憤。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邊裔。孰若發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

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讓。結集北道軍州。自以爲號。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于邊裔。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上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辛丑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帥州兵千人至大元帥府。王命屯開德。受公節制。二月丁卯。王命公及黃潛善分領勤王兵。檄曰。契勘金人長驅再來。攻圍京城。當府近自河北被旨勤王。已領大兵過河。與諸路會合。前進解圍。救援君父。夙夜痛心。惟恐緩期。尋據興仁府申。到曾樞密所傳蠟書手詔。及樞密院繕書白劄子。當府尋節次探得。金人自京城劄寨。擺布北來。直至東明宛亭南至胙城。東跨五丈河。西抵黃河。水洩不通。度其奸計。一則把截。以防北來勤王之師。二則恐朝暮不測。迤邐進寨。漸回東北。前來窺伺吾軍。若不前起。慮落奸後。立見危殆。今合將諸頭項人馬。節次分遣於開德府、興仁府、濮州、柏林鎮、廣濟軍、單州一帶擺布駐劄。除權邦彥、尚公緒、常景、王孝忠、孔彥盛、隸宗元帥張煥、高公翰、王善、隸黃待制外。今撥濮州閻丘陞、姚鵬、孫振等。共二萬四千人。並仰聽宗元帥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榮等。共二萬五千人。並仰聽黃待制節制。仍各深切體認。今來擺布人馬與寨柵。一如對壘相望。足以伺察動息。仰更切不住遣信實得力人偵探。多方尋路前去。鉤索金人去住之意。久近之期。所嚮之方。如是不測。引兵前來侵軼。仰火急戒嚴持重。以待乘便掩殺。仍一面馳檄諸處。相爲應援。及節次不移時飛申當府。以憑差撥人馬。前去策應。如是探得京城動息。或有覺可乘。要須審度可否。飛申當府。當審詳事宜。約南京宣總司。催促陝西江淮勤王師帥。相與審度。然後尅日大舉。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庶幾正應詔旨。不誤國事。先是大元帥府。遣張超、李安、

入京城偵探至東明爲敵所得因留北寨聞敵言國相已令於三山縛橋絞筏期以端午到燕京既而走脫歸爲王言之於是王會幕府議或云敵雖曰斂兵不下而京城沉默息耗不通不若約進兵便或言京城四壁既爲敵有吾師一逼之如太上皇帝何議不決己巳迺再草檄行下曰契勘當府今月七日已劄黃待制宗元帥節制開德興仁兩府濮單二州廣濟軍柏林鎮等處諸頭項人馬與宜總兩司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要當審詳毋或輕舉庶幾上應手詔不誤國事幷劄宣撫司炤會外今再簡蠟書手詔及樞密院指揮大意謂金人登城斂兵不下已通和好勤王人馬未可向前恐徒誤國今來雖已劄下開德府駐劄宗元帥節制濮州閻丘陞姚鵬孫振及將隨軍陳淬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幷劄下興仁府駐劄黃待制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榮駐劄柏林鎮等將隨軍張換等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及宣總司互相應援切慮隄備未謹審度未盡仰逐處更切差得力信實之人前去京城以來多方偵探如是登城之敵未有退期及胙城衞南韋城宛亭東明南華等處敵寨稍有隙可乘便合隨處事宜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是可以前進即仰一面進寨駐劄與附近人馬遞相關報互相應援仍申當府以憑策應不可守株如未得利便不宜妄動上誤國計即日具本處動息及探報到事宜具狀飛申幷劄宣總司炤會施行令偏牒陝西江淮諸路勤王帥帥炤會施行公得檄日謀進發檄閻丘陞人馬逗遛不前公聞王善叛去遣人招集之得三千餘人尙以兵力單弱不能進乙亥有佛奴者本大名之魏縣人爲敵所得至劉家寺寨凡半月脫而北歸至宛亭會雨雪苦寒不能進又爲彼游騎所掠

留宛亭寨中。使牧羊。聞敵言。須麥秀可歸師。庶無水草之慮。已而復乘閒得脫。北走。官軍得之。送大元帥府。具道彼中事。因言敵之大酋死事者。感傷切至。以刀劈額。跪而大哭。佛奴能周旋以效之。於是王命檢書。己巳丁卯檄書再下。付公炤應施行。初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常景之將孔彥威告景叛。王命彥威擒景。許以景官及兵授之。是日彥威斬景以首級來。於是彥威自承信郎除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統景兵萬人。赴開德。披城下寨。令受公節制。卽彥丹也。戊寅。王謂幕府曰。京城寂然無耗。劄探未詳。吾食息不安。可再檄開德與仁幷下南京宣總司。其檄曰。契勘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信息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絞筏。不久渡河。然登城之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未起。小寨旁列四起。劫鹵吾民。搬運糧料。或候麥苗長大。可以喂飼牛馬。方可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實款我天下之師。觀其形勢。慮包詭謀。今仰見在開德府副元帥宗修撰。與仁府黃待制。各宜加意。召募信實之人。前去偵探。如是得委有奸計。尙或窺伺京城。未有退師之意。仰詳審形勢。料度彼己。隨處糾合附近諸頭項統制官兵。尅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逼脅令去。仍宜持重。明遠斥堠。毋致反落奸後。不得先以兵馬挑弄。自啓敗盟之釁。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如黃待制起師之日。先告諭與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其遂處城上地分。先已撥布。若軍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虛。幷仰南京宣總司。炤會宗元帥黃待制。一依今來指揮。各精細覘探。互相關報。會合進寨。約于近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仍下河北運判顧 天夫。京東運副黃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撰等。各隨處應付錢糧。不可小有缺誤。小帖子。幷契勘南京開德府與

仁府等處。去京城遠近不同。卽起發當有先後。務要同日到京城側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帖子。再契勘京城圍閉日久。昨朝廷遣使齎傳詔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復鹵掠。然到今累月。未聞退師。今勤王之師。諸道雲集。使欲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己崇信講好息民之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劄下。審觀形勢。可進則進。無先以兵相加。自取敗盟之釁。今仰副元帥宗修撰節制黃待制宣撫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閣學彥國。發運向閣學子諲。發運方徽猷孟卿。淮南路提刑汪郎中師忠。知揚州許龍圖汾。前知密州郭待制奉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陝西五路制置錢侍郎蓋。知汝寧府趙侍郎子崧。仰各申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糗糧。若旬日之閒。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一戰。凡在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效死立功。仍仰吐心瀝誠。紬繹方略。合謀解難。速行條具供申。公捧檄謂諸將曰。王府今檄。灼見敵情。忍坐視乎。是時北道總管趙野。與河北東路宣撫使范訥。命軍南京。自號宣撫司。趙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于敵騎。獨公日夕以都城之圍未解。憂慮切至。書告大元帥曰。敵人果修好。卽應退師。今兵久不解。疑生變。乞更檄諸道。約日進兵。同會京城。公又移書野、訥、曾懋。以君父危急。願協心入援。（書見前）野輩盡以公爲狂。不荅。時子諲在宿。子崧在陳。何志同在許。陞在濮。懋在曹。俱環京列屯不進。彥國則經制東南六路兵。徘徊于淮甸間。初朝廷以彥國爲經制使。盡起東南六路兵入援。彥國所統洞丁鎗杖弓兵數萬屯泗州。聞京城圍閉。顧望不行。知州事賈公望率官屬詣彥國曰。京城報甚急。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乎。不惟上負朝廷。泗州久壘。錢糧俱

竭自明日更不供公宜斬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日未遽貸公耳彥國色沮翼日提軍迂程趨淮西而去公料賊決有異謀且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卽欲以孤軍進召諸將計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公怒欲斬之諸將拜乞貸淬効死釋之會得大元帥府檄令會合庚辰公迺進柵南華境上命淬曰汝當先諸將一行謝前日之過淬曰敢不効力遂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卽頓兵南華是日康王發東平癸未至濟州三月朔二聖在郊宮丁酉太宰張邦昌以敵命僭立敵自宛亭引衆逼興仁列柵而屯復分兵寇開德公遣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濮州急遣邦彥嚴爲之備兵果至接戰復敗之駐於近郊辛丑再戰殺傷相當公自南華遣二千餘騎援濮州敵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彥威合軍夾擊敗之壬寅公親提所節制兵進至衞南前驅報曰前逼敵營當少避之公曰第言兩國既和久不退師我欲入覲君父敵無得出寨諸將莫曉其意公曰以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不能成意外之功公揮衆入敵區彼亦陳兵以待公操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敵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兵至刃既接陽敗而卻我師追擊不利傷者什二王孝忠死之公令將士曰今前後盡敵壘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士卒亦知必死人人爭奮莫不一當百敵大敗斬首數千級敵退卻數十里遂據韋城已而公私自計曰敵兵十倍于我一戰而卻必當有謀若盡合諸營鐵騎夜以襲我我軍殆矣深暮戒裨將辛叔禧杜琳曰徒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此深溝自固兵不再出矣癸卯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出敵不意襲擊敗之自戊寅檄後兵無會者獨公屢與敵戰每捷到王嘉歎不已於是承制除徽猷閣待制辭曰兵馬大元帥府竊見朝奉郎

集英殿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自河北躬率大兵。鼓行而南。與敵對壘。初則養銳以待。今則奮怒而前。人之所難。視之甚易。心堅金石。忠義凜然。協濟大功。且有褒擢。今除徽猷閣待制。先是覩事人張宗至京師。爲邏者所得。執以見權領尚書省王時雍。宗具言遣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之。且補武修郎。不受。乞歸報府。時雍縱之。丁巳。黃潛善攜宗至大元帥府。出邦昌僞號文字、金人號文字赦文。王讀畢。往麟嘉堂與府僚呼問之。王慟哭。期以身先士卒。邀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耳。大王迺宗廟所繫。不可輕舉。王謂府僚曰。斯報國之秋。可速檄河南北諸郡。及河北山水寨。一應官民之兵。邀其歸路。或斷橋阨險。設伏襲擊。當親提大軍。策應効死。仍檄副元帥宗澤。依策應行之。戊午。公得陷敵宗室二人。問以都城事。言二聖留敵營未還。公具上大元帥府。已未。公起南華。進兵臨濮。夏四月庚申朔。兩宮北狩。敵營定議。以斡離不軍由滑州路進發。以粘沒喝軍由鄭州路進發。兩路讓送。日行數百里。辛酉。大元帥府傳檄郡國曰。靖康二年四月二日。兵馬大元帥皇帝弟康王（御名）檄郡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志。凡在率土。世受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軀之効。茲者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日。金人大入。許割三鎮。迺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及陵寢之重地。請計賦租之入。以爲歲幣之常。迺曰渝盟。實惟求覺。再操戈而詣闕。遂鼓衆以乘墉。至於屈己稱臣。露章引咎。初斂兵不下。詭曰通和。既邀駕出臨。迺輒留駐。故人望北塵而後后。既已降詔而割地賄。民畏左衽而拒門。又爲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

諸王近臣皆曾敵營恐將北去攷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御名昨奉睿旨充兵馬大元帥倡義率衆形從響答數百萬衆奮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逼逐狂類今茲已行強抑臣僚俾從僭位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發遣大兵糾合諸郡把阨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於前或追躡於後期于掃清千里迎還兩宮帥臣等其統饒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撫摩良善之民毋忘歸戴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靈在上實聞其言仍下宣撫使范訥河北道總管趙野西路副總管孫昭遠經制使翁彥國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西道副總管高公紀陝西制置使錢蓋京兆帥范致虛鄜延帥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帥王似知汝寧府趙子崧發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亟會兵城下以俟進發奉迎二聖無得輒入都城因緣殺掠初公遣人覘敵動息見其日夜益兵增寨柵備守禦甚嚴公曰是款我師必欲由他道遁也卽夜遣兵襲之得其所掠人問以都城間事或言二聖已爲彼邀取間道渡河北去矣公未之信方謀引兵渡大河據敵歸路而對壘諸營一夕解去公方知二聖果播遷北望號慟卽自臨濮提孤軍趨滑州走黎陽由大伾壬午至大名府城南下寨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邦昌僭立卽回欲先行誅討且密遣健步間道持檄安慰京城士庶曰兵馬副元帥宗待制契勘當府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分遣諸處人馬追襲掩截金人仍令隨軍便宜措置自承大元帥府劄子星夜間道遠遣使臣等徧督河北河東路州軍府將合心併力各據要害斷絕橋梁把扼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幷后妃期還宮闕與三

軍將佐効臣子死節誓報國恩及行下大名府諸路分催諸處義兵將士五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炤對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金人登城按甲不下假倡和議款四方勤王之兵坐敵近甸詭詐百出使中外聲援不相接致請二聖出郊迺輦金載帛聲竭帑藏以遂其欲又遂擁變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是啓行外方始知覺四方痛切忿恨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裔敵戕我中國迺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遺患遂至今日然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天眷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在恃公卿將相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議和信盟以竢敵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豈國家一落敵計蒼生奈何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須悲痛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奮手格狂類以刷君父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催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皆許充賞期以力救駕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諸臣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輿情日夕願望必與念祖宗積累之厚遽遭金人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府駐兵去都城不遠須至詳具公移慰撫都人者時諜者言京城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馬皆來討逆則吾民重困矣迺貽書于公曰御咨目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台候萬福御名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

已承再和之詔。繼得謦書。又戒生事。且防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賴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繼聞領兵戡難。感涕交頤。卽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徒。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具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勳。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僞。慮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致欲按甲近城。容御名移書問故。得其實情。卽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孚察。未瞻會聞。尙冀厚爲宗社所賴。保倍台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尙書省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按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卽上書謝。書見前繼探報人申俊等。申繳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卽具申大元帥府。文見前機具劄子告王。文見前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戊辰。邦昌召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御史尙書左丞馮解。副使權尙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兩史無檢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敵人犯順。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亟聞失守。遂蔑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旣遭蕩析。迺至播遷。涕淚橫流。

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爲子爲臣。夙夜實不遑發。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顧國家之任。難徇衆情。所請難議施行。公再上狀勸進。（文見前）再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金人披猖。鑾輿播越。詔令不下。無所稟承。遐邇民心。翕然見屬。謂天下之動。必正於一。故連日之請。迺至于三。雖輿情難以輒違。而孝心有所不忍。方將徧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京城。款謁宗廟。若鑾輿未還。欲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宜體此意。無復苦陳。初。濟陰夜有紅光燭天。如赤烏翔翥狀。識者以爲宋火德之符。於是濟之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府。乞王即位于濟。幕府羣僚或曰濟。或曰南京。議未決。會公亦乞于南京開府。（文見前）於是南京之議遂定。戊寅。大元帥府命公部將士於長垣、韋城、衞南、南華。己卯。以次進發。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南京。五月庚寅朔。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天下。曰。皇天佑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隆不拔之基。屬以朝奸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鑾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進徙。宮闈爲之一空。強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旨。開元帥之府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亟奉講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致阽危。蓋嘗指日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濺血而檄率土。冀外附而內親。而三事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亹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羣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紹祖宗垂創之基。疾首痛心。懷父兄播遷之難。顧號令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荐興。民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改

元建炎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哉文武之烈若茲忠義之家不食而哭奏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八咸樂於愛君其一德以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躋待康乂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爲同知樞密院事辛卯詔元帥府限十日結局詔公赴南京行在甲午公上表賀（文見前）乙巳准告覃恩轉朝請郎訓詞曰朕纂服丕承疏恩大賚眷惟邇烈宜在褒嘉具位宗澤執德粹明受材宏達自陞華於法從良著績於周行加秩之崇於昭新渥輸忠之報益展素懷公拜命上謝表（表佚）分兵河上量帶數百騎徑自衞南南華詣行在所六月己未朔公入對氣哽不能語涕泗交頤上亦爲之動容復陳興衰撥亂大計極論當時人材上問勞甚厚凡進四劄（文見前）上有留中之意而左右不容癸亥以公爲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舉隨房郢州兵馬巡檢事訓詞曰唐太宗天策舊僚以次登用皆備公卿之選朕元帥開府總兵朔方汝起滎陽之師實爲傾助肆加褒擢無愧前聞具官宗澤博學雄文懿行高節剛大之氣至老不屈縱橫之才應變尤長力陳排難之謀克奮勤王之志獨當一面聲望卓然並嘉翊戴之功宜有褒遷之寵蹤延祕閣之華序往鎮襄陽之大邦共濟多艱聿來圖効既通二禁之籍勿替告猷仍俾千里之民悉安新政時復有割地之議公上疏（文見前）上聞其言壯之戊辰改知青州上丞相李綱書（書見前）尋以公知開封府訓詞曰朕哀憫元元間罹兵禍思欲濯瘡痍爲寒燠變呻吟爲謳謌用以靈承顧諟天命庶幾休息惟京師雜五方之俗事物大繁號稱難治用勞侍從之良典司尹正之重以爾氣渾而質厚中偉而外莊爲望可以鎮浮長才足以

周變。優游兩禁。譽處益隆。是用膺青社賜履之邦。莅三輔浩穰之寄。惟爾迺者從朕兵間。訏謨密勿。固知予德意志慮所向矣。往宣爾術。底於輯寧。益昭爾庸。用符僉屬。公拜命。卽日就道。以七月乙巳到京城。京城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時敵留屯河上。距京城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朝夕相聞。京畿千里之民。與京東西連亘數千里。咸懷悚慄。公到。首發爲敵之淵藪者數人誅之。又令都市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豪強退縮。盜賊屏竄。人皆靡然悅服曰。今有宗公。我不危矣。公察人情粗安。市肆商賈。稍稍如舊。上疏乞回鑾。（疏見前）時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有維揚金陵一議。公復上疏。（疏見前）一日敵有八人。以使楚爲名。直至京師。公訝之。是必假此名以覘我虛實。因納議狀。遣范公留守。請收置牢狴。奏取朝廷指揮。范公然之。卽具奏。公復上河北京東路稅鹽劄子。（劄見前）八月壬戌。以公兼京師副留守。會范訥罷。除公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訓辭曰。汴居鄭、滑、曹、許之間。其地平衍。無山河百二之固。太平日久。人亦惰驕。敬敝不武。一經邊塵。矍然惕息。尤欲得人而綏輯之。具位某。頃守滎陽。一節不撓。艱難險阻。忠力彌劭。身膺簡寄。更試留鑰。曾未閱月。政聲流聞。延登祕殿之華。增重畿封之任。爾其戢奸恤隱。酌寬猛之中。使民畏而愛之。稱朕畀付之意。公具狀辭免。（狀見前）降詔不允。曰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制均諸郡。溥循銅虎之規。體重別都。特厚玉麟之寄。矧今京邑。實古大梁。億載之所卜年。列聖於斯御極。肆朕纂承之始。暫爲巡狩之行。倚貴臣而居留。仍兼官於尹正。庶幾彈壓克用敉寧。卿堅強敢爲。慷慨自信。威足以禁暴。明足以督奸。善良恃以帖安。豪猾爲之戢息。茲陞華於祕殿。俾增

重於中都。何必謙撝形於奏牘。往膺褒顯。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上表謝。表佚繼奉詔。令所拘留敵使。遷置別館。優加待遇。公上疏。疏前見再奉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寬朕顧憂。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朕之待卿盡矣。卿宜體此。公奉詔。即出八人縱之。上表謝。表前見丙寅。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前見時議者多以公拘囚金人爲非。獨尚書左丞許景衡知公最深。上疏辨之曰。臣竊聞讒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宗澤之爲人。及其爲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宗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審國家事體耳。不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每以爲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宗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若較其末節小疵。便以爲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爲過矣。況宗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尤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觀矣。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宗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宗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受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宗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得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爲宗

廟社稷。下爲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侮治民之功。天下幸甚。八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論列章疏。劄下焫會。右劄送京城留守宗延康。公拜命上表稱謝。（表佚）九月。眞定懷衞間。敵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敵亦大治兵爲攻拔計。公欲時暫過河。措置事宜。乙未。上劄子。（劄見前）庚子。公回自河北。具因依奏聞。（奏佚）辛丑。准省劄。（劄見前）九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宗澤其功罪尤甚之人。申取朝廷指揮。右劄送東京留守宗延康准此。繼拜詔將諭曰。昔趙廣漢之尹京兆。民稱頌不容口。以爲自漢興治三輔者。皆莫能及。朕念京師兵火之後。遴選撫綏彈壓之才。以卿帥府舊僚。從班耆宿。擢居尹正之任。肅然政令之行。摧折豪強。發摘奸伏。剛果不撓。盜賊屏跡。夷考前躅。能以嚴治。威克允濟。亦莫如卿。比陞祕殿之隆名。仍專留司之重寄。視古無媿。乃績可嘉。載惟王畿千里之封。實爲諸夏本根之地。都邑閭閻之衆。既遂謐寧。甸服田畝之間。益當安輯。以至練防衞之兵。謹城守之備。經營財用。預思可繼之圖。拯濟艱虞。務存善後之策。諒卿體國之志。必通時事之宜。嗣有寵休。靡忘褒贊。故茲昭示。想宜知悉。上表謝。（表見前）公感上知遇。益自奮勵。京城四壁。各置統領守禦使臣。每壁立界。至以所招義兵分隸之。隨處置教場。爲閱習訓練之地。造決勝戰車。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隨大小駐兵數萬。別選有謀略勇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領。公往來親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創連珠寨。結連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及陝西京東西路諸路人馬。咸願聽公節制。開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京畿十六縣內。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護四里有奇。各令開濠。深廣丈餘。於南岸埋鹿角。內又圍結班直諸

班人兵。外則隨寨軍兵百姓丁壯等。以備緩急之舉。各有條序。乙巳。上表（前疏見）奏入不報。再上疏（前疏見）不報。再上疏（前疏見）詔命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公復上疏（前疏見）公防秋守禦悉備。宮室宗廟。省府臺部。並見營葺。規模宏麗。不減全盛時。以東門乃回鑾迎奉之地。首加增修。所分領人馬。及閱習戰車。招集人兵。足以禦敵。十月戊午。復上疏（前疏見）公前後申明。多降特旨。事由三省樞密院。則沮抑之至是公條具五事（前疏見）聞有詔車駕還闕。公上表（前表見）繼拜詔將還闕。公喜甚。再上表（前表見）公自留鎮甫半載。威舉四馳。遠近歸心。招致賊衆。如王再興兵五萬。李貴兵幾二萬人。往來淮上。王善兵號七十萬。騎護萬乘寇濮州。楊進自號沒角牛。兵三十餘萬。幷王大郎等諸頭項人馬百餘萬衆。所至侵掠。公偏遣人喻以禍福。招來之。羣盜素知公悉聽命。相繼至。進尤所敬慕。願効死軍聲甚振。公諭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鹵。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萬人。善寇濮州。直欲來據京城。公單騎往造其巢。一見執其手。仰天號泣曰。朝廷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爲時用。使當時有如公輩。豈復有今日患。善感泣曰。敢不効力。諸將謂公此行不返。及歸迎於郊。公曰。事畢矣。善有帶甲解甲之請。幕下未有處。公據案命筆書從便二字。越三日來降。止以五百甲騎隨。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斬。善乃下馬趨入拜於庭。公繼以禮接之曰。軍禮不得不如此。乃延之飲。許以節使。臨行。請公到寨撫諸軍。將有請勿行者。公獨信之篤。入其寨。第賞有差。時岳飛偶犯有司。欲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留軍前。適羽報敵犯氾水。遣飛爲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公語曰。吾釋汝罪。今當爲我立功。且戒無輕鬬。飛稟命即

行。凱還。補爲統領。後遷總制。自是軍聲大振。公誅鋤強梗。撫民居。經制財用。各有條緒。凡兩河京東西州郡。文移往來。軍需者。則撤在京所有。隨多寡應之。欲其同心濟難。不以彼此爲間。時行在所遣中使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繼聞車駕南幸。公復奏疏。疏見前批答曰。朕惟上都據四方之中。開基歷十世之久。祖宗創業。置諸奠枕之安。城社奔流。勢若建瓴之順。茲請特巡之制。姑爲近甸之行。思宏濟乎艱難。致殫勞於惕沐。每念本根之重。嘗思監守之懷。迄綏靖於侯邦。卽趨歸於覲闕。任卿司守。屬在王畿。共傾戴后之誠。來効回鑾之請。瞻言忠藎。良劇嘆嘉。奉公御筆。聞京師有稱御前收買珠玉人。紛擾民閒。或至強市。卽時立賞委緝捕人收捉。及出榜告報都人。上表謝。表見前十二月甲子。邊寨駐於大河之北。大會酋長。引兵至河上。稍稍南渡。西犯氾水。北侵阼城。敵人雖知公名。不敢輕入。亦時擁衆以擾瀕河州縣。滑州以南沿河諸寨。欲幷兵力戰斷河梁。申乞授師。議者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公笑曰。去冬城潰。正坐此耳。厥鑒不遠。尙可襲乎。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遠走鄭。各提兵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分衝突之勢。且戒諸將不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過河。毋致臨期誤事。敵聞之。夜斷河梁而遁。所獲甚衆。二年正月壬辰。復自鄭入。直抵白沙鎭。距京三四十里。都人恐甚。敵先堅壁不動。寮屬請開議守禦之策。公方延賓圍棋。笑語如無事時。衆莫敢言。退而分布部伍。撤弔橋。披甲登城。都人愈恐。公始知之。戒諸將曰。何事自爾張皇。命諸軍將士解甲歸寨曰。劉衍等在外。必能爲我禦敵。選精銳數千以益之。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路。毋輕出戰。伺其至。則縱兵夾擊。且諭僚屬曰。上元密邇。盍奉舊法以迎之。命榜諸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

往來軍馬。不異平日。敵游騎至城下。疑不敢入。人亦不知所懼。衍與敵遇。大戰敗之。收復延津、胙城、河陰、至滑州。尙有屯兵州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擣之。大捷。悉得其輜重。甫及收燈。五夕捷書鼎至。衆始知元夕正王師接戰於版橋之時。公謂僚屬曰。吾知劉衍必勝。百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豫聞。徒擾擾敗吾事。丁未。公復上疏。（疏見前）公再上表。（表見前）二月丙辰。敵騎再犯西京。公遣統御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以無功南遁。公捕得之。謂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亦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命斬之。管軍閻勍、統制官藍整等。咸爲景良乞貸。責以後効。公姑收繫之。後竟斬首以徇。繼俊民與敵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鎭。與都巡檢丁進遇。進擒之。生致麾下。初欲持書誘公。公毅然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尙可爲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爲敵人持書以脅中原。有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甸。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亦命斬之。顧謂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命釋縛。犒以酒肉。縱之。戊午。劉衍領兵凱還。人自鄭門。公勞問士卒。第賞奏功。散犒金帛有差。敵知衍班師。甲子。復入滑。報至。公謂諸將曰。滑當衝要。必爭之地也。有變。則京師不可守。不欲再煩諸將。可爲我守城。當親提兵取之。內儒將張擄越衆曰。擄當効力。公甚喜。選兵五千付之。特加賞勞。士卒忻然而行。公戒擄曰。若衆寡不敵。毋輕戰。以需援師。公親餞於郊。擄兼程至滑。已巳。擄身率將士與敵遇。敵騎十倍於擄。將士請曰。衆寡不敵。宜少避其鋒。以求援兵。擄曰。

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乎。鏖戰至暮。殺傷相當。敵爲少卻。援不至。擄爲所害。公聞報。遣統領官王宣。領五千騎援之。且戒之曰。敵惟恃衆。當設奇以取勝。宣以辛未至滑城。與敵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忽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渡河上。收兵不追。敵果夜渡。及半。以千人進擊之。斬首數百級。殺傷甚衆。報至。公即令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擄喪還京。公爲服緦麻。哭於佛寺。出俸飯僧。哀慟感人。復詣其家。優厚撫恤。至死事之家。遣官問勞。出錢帛給之。人咸曰。死亦榮矣。條奏功績。且乞擄卹典甚厚。上嘉納之。壬申。有詔以諸處人馬。雖假勤王之名。實爲聚寇之患。詔佚丁丑。詔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訓詞曰。先京師而後諸夏。布政有倫。得猛士以守四方。用人爲重。迺眷帝王之宅。數驚塞北之塵。御名首簡循良。俾司浩穰。迄臻綏靖。宜有褒嘉。具位澤材稟沉雄。器涵渾厚。仕宦至晚而鼎貴。功業遇事而遂彰。肆朕省方。俾爾留鑰。蕭何鎮守。克寬西顧之憂。畢公保釐。終底東郊之治。載疇偉績。特峻徽章。陞祕殿之華資。進文階之一等。并昭異數。庸奏膚功。瞻望國門。未泯悤悤之佳氣。巡行淮甸。豈能鬱鬱而久居。惟既乃心。以固吾圉。公辭免。批答曰。無德不報。實賞典之所先。有功見知。迺衆情之共悅。矧玉麟之重寄。屬荷橐之名臣。於義當褒。欲辭焉可。卿慷慨而有大志。鎮靜而好遠謀。縱橫康世之圖。談笑適時之略。肆朕省方於淮甸。倚卿居守於汲都。更歷春冬。帖安京輔。屹若長城之固。晏然奠枕之寧。雖蕭何之撫關中。寇恂之守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特陞祕閣之峻資。仍進文階之崇秩。并昭異數。丕表茂功。何必封章。以避休命。深嘉冲節。難徇雅懷。宜亟欽承。庸昭眷遇。公上表謝。表見前　壬午。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見前　三月乙酉。公復上疏。疏見前　不報。有王策

者本契丹酋豪善用兵有籌略敵委任甚專嘗從千餘騎往來河上措置邊事公密令統制官王師正擒之生致麾下公釋縛解衣坐之堂上與之飲食從容與語曰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汝何不悟義當協謀以刷社稷之恥他日復修舊好我亦何忍殺汝策感泣曰策至庭下自意必死今蒙再生之恩且聞公之意使策曉悟敢不盡死節以報已而使就館舍待之如禮公時呼與語因問虛實盡得其謀公大舉之計遂決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之心樂相歸附當思我宋二百年涵養之恩今二聖遠在沙漠君父巡幸未返能同心協謀剿滅狂類期還二聖以立大功乎當立請回鑾與諸君親行主上雖封侯建節肯以充賞言訖泣下諸將亦掩泣同聲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京師幾二百萬人所齎糧可給半載亦嘗密遣人直抵兩河探伺聞所陷州縣每處不過數百人餘皆脅從令衣塞服此輩日望王師來某等願即日渡河以盡死節公慰撫之且曰進取老少可於逐寨邊處踏逐未復業田畝權借耕植各有自齎牛具種糧無者官給人皆樂從京城內外所屯兵百八十萬人兵革之盛前此未有敵人數不利至是畏威所屯兵悉退去中外帖然已亥公復上疏（疏見前）壬寅詔賜湯藥及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乙巳再上表（表見前）四月甲寅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世興、兄弟以兵三千來歸人以爲疑公曰世隆本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翊日拜於庭公面語之曰前日殺守臣者誰世隆曰事非得已衆以無糧欲殺斯人以止亂耳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顧左右拽出斬之衆兵露刃立庭下世興佩刀侍側左右莫不寒心世隆既執公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固應無憾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

恥矣。世興叩頭請罪曰。公之號令如此。水火畢入。會滑州報敵騎有屯城下者。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出告諸部曲曰。吾兄擅殺守臣。已正典刑。吾屬元帥釋而不問。使我輩共取滑州以贖前過。衆亦鼓舞請行。公遣以金椀戰袍銀鎗等物。部屬之賜有差。世興辭以出。以戊午日至滑。掩敵不備。獲級數百。得州以歸。公厚賜之。丁進故巨寇。有嘯聚數十萬衆。其初降也。人情鼎沸。謂其非眞。管軍閻勍等以甲士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公慰勞撫存甚至。呼進首領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進等感甚。翼日請公詣寨。公許之。不疑。進等益懷感畏。後進黨有陰結以亂京師者。進自簡殺之。有相率逃遁者。自追治之。馬皐者。進之次也。每命出戰。必先登。一日自陣中傷還見公。方問勞撫存之。而羽報又急。公曰。誰可代汝行者。皐曰。非皐不可。乃裹瘡而前。數日後捷到。仍擒一酋長而歸。由公平日賞罰明。號令信。開心見誠。故人樂爲用命也。趙海亦賊之雄者。屯板橋於路。設橋以阻行者。閻勍芻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閻太尉耶。悉斸之。覘者以聞。公呼海。海以甲士五百人從。公方迎客。遽語之曰。殺芻者誰。海辭曰。無之。出報牒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奈甲士何。姑徐之。公笑曰。諸公怯耶。治海者某。諸公何預。諭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慄。楊進者。舊屯駐城南。王大郎者。衆亦千餘。皆山東游手。先楊進來降。屯於城北。二人平日氣不相下。一旦各領千餘衆。相拒於天津橋。京城人頗恐。有告公。命筆以片紙批令二魁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慙沮而退。公當危疑處之裕如如此。己未公復上表。（表見前）當是時。契丹九州人

日有歸中國者曰公之威名外疆敬服每有擒獲來者公遣契丹漢兒引邊坐側推誠與語曰契丹與大宋修盟好舊矣今女眞小國既滅天祚又侵凌中國契丹臣民宜與我共奮忠義殺滅仇方以刷君父之恥吾心卽汝心也我不忍殺汝卽釋之仍給資糧使去及令持公據爲照曰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兄弟之國頃緣權臣奸議遂結金人壞亂耶律天祚之後今將欲發大兵過河盡行剿除又敵倉卒之際不暇辨理枉有殺戮已約大軍期應契丹漢兒特給公據仰各收執以爲信驗又各令持數百本歸散國人後有自燕來者云契丹漢兒皆願得公據以竢王師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曰訪聞邊寨中多是我國積善良民偶失備禦被驅虜髡頭絞髮裝著塞服侵犯州縣其赤心忠孝思念生處父母血屬但無路自新實可憐憫當所遣大兵前去恐倉卒之間不暇辨別枉有殺戮汝等若不忘生長墳墓鄉井痛心悔禍可以相助回戈掩殺外人永爲我宋太平赤子耕養自如各請炤知又給公據付被虜之人曰訪聞邊寨中多是我國良民被虜入敵想其本心忠義實可憫憐今被遣大兵前去恐倉卒難以辨別枉有殺戮除已出榜曉諭外今出公據付被虜之人收執炤會大軍到日執呈免致誤被殺戮以措置因依具疏奏（疏見前）又奏乞差崔與知西京專一保護陵寢太尉閻勍充保護陵寢使已已復上疏（疏見前）公以他日迎取二聖還京修治隆德宮惟淵聖皇帝未有位止之所改修寶籙宮丁丑上疏（疏見前）五月甲申再上改修寶籙宮之奏（疏見前）未報己丑再奏（疏見前）不報再奏（疏見前）范少尹等到闕上撫勞之賜予有差詔答曰舜巡四岳當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如帝王之執範咸以都邑爲本根朕遭時多

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救寧之有期卽旋復之何晚夙夜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爲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留居千里之畿拱護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千萬衆之心渴聞鳴蹕之音庶舉回鑾之請備觀忠藎深可歎嘉公與諸將議六月起師及結連諸忠義山水寨入兵約日進發再奏（疏見前）不報一時權臣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嘆曰吾志不克伸矣積憂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排闥而入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止以二聖蒙塵之久憂憤成疾爾而能爲我殲滅同仇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墮淚同聲應曰敢不盡力諸將退公復嘆曰吾度不起此疾古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公薨實七月十二日也是日風雨晦冥公臨啓手足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先乞休訓詞曰忠於許國允資剸劇之才老矣告勞宜遂歸休之志眷言哲人爰錫綸章宗澤器識恢宏性資方正事達古今之要才兼文武之全逮予纂圖俾守留鑰恩威竝施夙夜惟勤生靈賴芘以保釐寇盜望風而披靡方資謀畫遽以疾聞力貢忱辭懇求謝事念宣力之勤瘁宜錫命以褒嘉歲五百而生賢克濟艱難之業禮七十而致仕益高知止之風乃命進階以昭貴老尙期勿藥以介壽康可特命朝散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賜如故繼上遺表（表見前）時已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京城留守至是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其詞曰氣勁而謀深識高而慮遠懷尊主庇民之志有愛國忘家之心逮朕省方擢司留鑰言多底績勇於敢爲折衝樽俎之間制敵股掌之上三軍服其紀律百姓安於教條方籍壯猷以復大業比觀奏牘遽爾告終未究雄圖但聞遺愛載用嘆

嘉李廣云亡史有成蹊之喻羊公已逝時輿墮淚之思陞觀殿之華資進文階之峻秩特隆異數併示眷懷英烈如存尚克歆享公尹京未久而威行恩洽流亡復業商賈輻輳人有長城之賴公薨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閒去者十五六識者憂之相與請於朝言公之子穎常居戎幕得士卒心願加奬拔以繼父功時朝廷已用杜充爲留守遂以穎直祕閣充留守判官穎以杜充頗失人心諸將多不安稍稍引去且充酷而無謀屢爭不從穎曰勢所不加事必危殆力丐終喪得請扶護歸京口與夫人陳氏合葬於京峴山公爲人端方質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己甚嚴苟悖於禮雖毫髮不犯義所當爲鼎鑊在前不恤中閒坐閑屢年杜門卻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啜菽飲水淡如也晚年尊顯祿餼稍厚而自奉甚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無所更製親族故舊窶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養孤遺幾百人故家無留儲其爲文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豐約中度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左氏有文集藏於家後穎乞謚於朝曰契勘先臣父澤知磁州日主上在潛藩以使事過郡父力陳敵情叵測因留不行逮主上開元帥府父實副之敵合數國大入二聖北狩父上章乞早登寶位以定民志至於再三批答具存又抗章以生靈僥望天意有在懇切推戴至除京城留守敵騎屢擁大兵過河意欲深入命將出師特挫敵鋒遂至遠遁逾年不敢南向秉志盡節勤勞有爲天下共知無待縷陳當是時重以二聖遠在沙漠主上巡幸淮甸日夕憂勤會集師旅聲勢大振自請身先士卒收復兩河尅日指期冀成中興之功憂鬱成疾遽先朝露竊緣父平日但秉孤忠上酬知遇不能阿附權臣坐此痛遭阻抑一時褒封反不逮尋常恩數伏念父頃司留

鑰而主上駐蹕淮甸。頗獲奠枕。及父棄世之後。敵騎長驅。遽自江淮直至二浙。以此較之。當日爲國屏翰。不爲無功。又念父忝預大元帥府僚屬。遭遇推戴之功。非特生前爲權臣所沮。不得盡其所長。至於身後亦無恤典。使天下之士無以激勸。欲望特賜敷奏。矜念父勳績。優賜褒贈。以慰忠義之魂。奉聖旨與賜謚。禮部太常寺擬謚忠簡。按謚法曰。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告辭。（告見前）公一子穎。官終兵部郎中。五孫嗣益、朝奉郎通判福州。卒於官。次嗣尹、朝奉大夫通判慶州。死於家。次嗣旦、承議郎所乘監司幹官。卒於家。次嗣良、承議郎知汀州。次嗣安、文林郎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曾孫合十八人。長普迪功郎邵武軍大寧縣尉。卒於家。餘未仕。壻左承議郎知婺州金華余翬狀。顯謨閣學士曾懋銘公墓云。

宗忠簡集辨譌考異

卷一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無忉祈求懇切俟命之至。〔金華文徵〕忉作任。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載白之老。〔金華文徵〕載作戴。與仇方爲地者之晝。〔金華文徵〕地作他。者作日。

卷三

義烏滿心寺鐘記 攷目錄義烏滿心寺鐘樓記多一樓字。

所以者何日將旦。〔金華文徵〕作日之將旦。多一之字。潘本吳本皆脫。起戒懼心。〔金華文徵〕懼作慎。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小瑣。〔金華文徵〕作在綢山之勝。舊有鐘形度瑣小。〔大清一統志〕義烏縣四北二十五里有綢山。【按】懸置挈之。〔金華文徵〕挈作擊。

卷四

與知與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錄去藥方。〔金華文徵〕去作示。今賊魯猖獗。〔金華文徵〕魯作虜。既來有爲醫與藥者。〔金華文徵〕來作未。劄寨示賊魯。俾賊魯恣肆。〔金華文徵〕兩魯字均作虜。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萬有文庫第二集

萬有文庫第二集